

明

史

明史卷三百五十五

列傳二百六

霍維華 孫杰

關鳴泰

劉志選

梁夢環 劉三畏 孫

楊維垣 徐大化

李魯生

李恒茂

曹欽程

石三畏 孫

門克新 劉敏 盧承欽 智銓

田爾耕

許顯純 孫雲鶴

崔應元 楊寰

霍維華東光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除金壇知縣徵

授兵科給事中天啟元年六月中官王安當掌司禮

監印辭疾出居外邸吳邀溫旨即起視事安時與魏

忠賢有隙奄人陸蓋臣者維華內弟也偵知之以告

維華故與忠賢同郡交好遂乘機劾安忠賢從中主

之遽矯旨予告旋謫戍南苑殺之由是劉一燝周嘉

謨咸惡維華用年例出為陝西僉事其同官孫杰因
言維華三月兵垣初無過愆祇因一燥仰王安鼻息
嘉謨又仰一燥鼻息故攢維華於外請加詰問忠賢
大喜遂矯中旨逐兩人維華亦以外艱歸四年冬朝
事大變南京御史呂鵬雲以外轉請告忠賢傳旨鵬
雲不許引疾并前例推被察徐大化孫杰俱擢京卿
維華及王志道郭興治徐景濂賈繼春楊維垣竝復
故官於是維華復刑科給事中諸為趙南星所斥去
者無不競起用事矣維華至銳意攻東林劾罷御史
劉璞南京御史涂世業黃公輔萬言揚追論擊挺紅

九移宮三案痛詆劉一燦韓爌孫慎行張問達周嘉謨王之寀楊漣左兆斗而譽范濟世王志道汪慶百劉廷元徐景濂郭如楚張捷唐綱美岳駿聲魯道唯諸人且請改光宗實錄宣其疏於史館忠賢大喜立傳旨削一燦等五人籍逮之案免李可灼戍擢濟世巡撫志道等京卿嗣美以下悉起用旋納閣臣言一燦等免譴而光宗實錄卒以維華言更撰致是非舛謬為世訾議尋言總督張我續宜罪尚書趙彥宜去御史方震孺不宜逮因為內侍姜昇故巡撫李維翰副使高出請釋又言韓敬宜復官湯賓尹宜昭雪忤

忠賢意傳旨譙責五年冬擢太僕少卿明年擢本寺
卿尋擢兵部右侍郎署部事每陳章疏必頌忠賢七
年延綏奏捷進右都御史廢子錦衣千戶寧錦叙功
進兵部尚書視侍郎事廢子如之俄叙三殿功加太子
太保維華為人負才智而性行儉邪與崔呈秀並為
忠賢謀主且所親為近侍宮禁事無不預知因進仙
方靈露飲異邀帝眷帝初甚甘之已乃漸厭及得疾
體腫忠賢謂靈露所致頗咎維華維華知之甚懼且
慮帝一旦不測有後患欲先自貳於忠賢乃力辭
寧錦恩命讓功素崇煥乞以己廢授之忠賢覺其意

降旨頗厲無何熹宗崩忠賢敗維華與其黨楊維垣等所以彌縫者百方其年十月以兵部尚書協理戎政崇禎改元諸大臣附逆者多罷去獨維華陰陽閃鑠居位自如其年五月遼東督師王之臣免代者袁崇煥未至維華謀行邊自固帝已可之給事中顏繼祖極論其罪乃寢前命頃之給事中間可陞汪始亨御史戴相亦言維華為五虎之一都人有薊州當前東光接武之譏不可使居顯位會維華已引退不問逆案既定維華遣戍徐州久居戍所其氣勢猶為遠近所畏七年駱馬湖淤不可漕維華言於治河尚書

劉榮嗣請自宿遷抵徐州穿渠二百餘里引黃河水
迎漕與叙功復職榮嗣然其計費金錢五十餘萬工
不成榮嗣下獄論死維華意沮九年邊事亟都御史
唐世濟薦維華邊才帝以逆案不可翻下世濟獄遣
戍維華聞之憂憤而死孫杰錢瘠人維華同年進士
由富順知縣歷刑科右給事中以劾劉一燾周嘉謨
為清議所棄出為江西叅議杰於邑不得志引疾歸
四年冬忠賢既逐東林召杰為大理寺丞進少卿自
是一意諂附忠賢六年二月擢工部右侍郎先是李
魯生李蕃擁戴馮銓欲令為首輔屬御史趙晉昌疏

改丁紹軾會忠賢杖殺吳裕中謀乃寢銓素與惟呈
秀交好既柄用大著穢聲於是杰與維華以呈秀最
得忠賢權欲推轂入閣謀之吳淳夫及御史盧承欽
陳朝輔王業浩劉徽李燦然龔萃肅等先擊去銓令
淳夫先發承欽朝輔徽繼之銓果罷去又恐王紹徽
為吏部不肯推呈秀令袁鯨疏攻而萃肅出閣臣內
外善用疏以堅之紹徽刺得其情辨疏言有所推戴
則必有所摧折伐其陰謀鯨懼復疏攻謂紹徽身負
穢迹臣自効紹徽耳不知其他鯨既出疏自明業浩
閉門不出杰等亦慮忠賢意變事遂已然自是魯生

蕃與杰等分途矣其年十月皇極殿成進杰尚書視
侍郎事明年冒寧錦功加太子太保俄叙三殿功加
少保十一月忠賢誅杰亦劾罷名罷逆案贖徒三年南渡
末楊維垣翻送案為維華等訟寃章下吏部尚書張
捷重述三朝舊事力稱維華輩皆忠臣於是進賜恤
典其贈廕祭墓諡全者維華及劉廷元呂純如楊所
修徐紹吉徐景濂六人贈廕祭墓予諡者徐大化
范濟世二人止贈官祭墓者徐揚先劉廷宣岳駿聲
三人止復官不賜恤者王紹徽徐兆魁喬應甲三人
他若王德完黃克纘王永光章光岳許鼎臣徐卿伯

陸澄源名不麗逆案而為清議所抑者亦賜恤有差
關鳴泰清苑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除戶部主事累
遷遼東叅政拾遺被劾罷歸久之起僉事分巡遼海
關原既失經畧熊廷弼遣撫瀋陽半道慟哭而返尋
就疾謝去天啓二年起故官監軍山海關旋進副使
受知孫承宗屢疏推薦而鳴泰實無才畧但工諂佞
以虛詞罔上而已其年八月廷推鳴泰遼東經畧會
承宗自請督師乃擢鳴泰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自
王化貞棄地後巡撫罷不設至是承宗以重臣當關
事權獨操鳴泰不能有所為明年五月復移疾去家

居三年魏忠賢竊柄鳴泰以同鄉潛結之遂用御史
智鉉薦召為兵部右侍郎六年正月寧遠告警畿輔
震驚內閣顧秉謙等以順天巡撫吳中偉非禦侮才
薦鳴泰代之未幾代平之臣總督蒞遼保定軍務寧
遠叙功進本部尚書以繕修山海關城進太子太傅
尋召還協理戎政叙錦州功加少保三殿成加少師
兼太子太師熹宗崩崔呈秀罷代為兵部尚書鳴泰
由忠賢再起專事諂諛每陳邊事必頌德稱功於所
部建生祠多至七所其頌忠賢有民心依歸即天心
向順語聞者為咋舌崇禎初為言者劾罷後麗逆案

遣戍死生祠之建始於潘汝楨汝楨巡撫浙江徇機
戶請建祠西湖六年六月疏聞於朝詔賜名普德自
是諸方效尤幾遍天下其建於蘇州者巡撫毛一鷲
巡按王珙也建於五臺山者總督張樸巡撫曹爾楨
巡按劉弘光也建於武昌者巡撫姚宗文巡按溫臯
謨也建於登州蓬萊閣及寧海院者登萊巡撫李嵩
山東巡撫李精白也精白又建祠德州疏稱堯天魏蕩
帝德難名及三王舟過其境精白及巡按黃憲卿不
出迓而並詣祠所拜謁其儷語有至聖至神中乾坤
而立極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長明向遠近莫不駭異

河南巡撫郭增光巡按鮑奇謨建祠閔封毀民舍二千餘間創宮殿九楹儀如帝者皆恭政周錡祥符知縣李寓庸為政增光等俛首不敢言錡家京師與魏良卿善故恣肆無狀祠成熹宗已晏駕錡猶抵書良卿為忠賢設滲金像其無忌憚如此巡鹽御史許其孝建祠揚州總督郭尚友巡按宋楨漢葇和之將上梁而熹宗哀詔至其孝等既哭臨乃釋縲易吉相率往拜還獲易服哭臨恬不為怪巡撫黃運泰建祠天津迎忠賢像五拜三稽首乘馬前導一如迎詔儀既升座率文武將吏列班階下拜稽首如初已詣像前

致祝稱其事額九千歲扶植稽首謝某月荷九千歲
板權又稽首謝還就班拜稽首如初乃退運泰又建
祠河間請以游擊一人守殿後建祠者必守以命吏
自運泰始也朱童蒙之建祠延綏也瓦用琉璃劉詔
之建祠蔚州也金像用晁旒於時總督則三邊史永
安建之於固原漕運郭尚友建之於淮安河道李從
心建之於濟寧巡撫則秦士文建之於宣府王點建
之於大同袁從煥建之於寧遠張鳳翼建之於保定
巡鹽御史則龔萃肅建之於長蘆李燦然建之於河
東知府則顏鵬建之於徽州部曹則何宗聖建之於

房山魯國楨建之於盧溝橋武弁則指揮李之才建
之於南京此皆壞人室廬伐人樹木股削軍民貨財而
為之者雖怨聲載塗弗恤也至都城內外建祠尤多
總督京營保定侯梁世勛順天府尹李春茂通判孫
如冽督學御史李蕃五城御史黃憲卿王六年汪若
極張樞智銚戶部主事張化愚爭先獻媚十里之間
祠宇相望有祠建內城東街工部郎中葉憲祖私曰
此天子俸辟雍道也土偶豈能起立乎聞者以告忠
賢即時削籍上林一苑建至四祠庶吉士李若琳建
其一監丞張永祚建其三每一祠之費多者數十萬

少者數萬非剝民財則侵公帑其䟽詞揄揚一如頌
聖而閹臣輒以駢語褒荅中外響應舉國若狂其尤
甚者監生陸萬齡謂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孔子
誅少正卯忠賢誅東林宜建祠國學西與先聖並尊
司業朱之俊輒為舉行會熹宗崩乃止而楚王華奎
博平侯郭振明武清侯李誠銘輩以藩王之尊天子
戚畹之貴亦獻諂希恩祝釐恐後天下益駭之最後
巡撫楊邦憲建祠南昌毀周程三賢祠益其地且鬻
濬臺滅明祠曳其像碎之比䟽至熹宗已崩莊烈帝
且聞且笑忠賢覺其意具䟽偽辭帝輒報允無何忠

賢誅諸祠盡廢凡建祠者盡入逆黨云

劉志選慈谿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十四年三月神宗憂旱求言志選偕同官劉復初李懋檜爭言鄭貴妃王恭妃冊封事帝怒欲罪之賴輔臣調護而止明年七月給事中邵虞請禁諸曹言事懋檜抗疏力爭帝已貶懋檜一秩虞偕其同官胡時麟梅國樓郭顯忠復連章攻擊有詔再貶二秩志選不平上言陛下不納懋檜之言從而降謫之意位非言責薄示剝懋乃諸臣攘臂肆起交章論列胡為者陛下本存使過之仁諸臣不免怙終之見恐諸臣之言愈

多其失職之罪愈不可檢究至黨同伐異使人箝口
結舌而莫敢矯其失此蒙蔽耳目播弄威福之漸甚
非人臣之義國家之福也帝怒謫福寧州判官量移
合肥知縣志選初以建言得名及是大變其操受取
狼藉以大計罷歸家居三十年光宗熹宗相繼立諸
建言被譴者盡起志選獨以計典不獲與會葉向高
趙召道杭州志選以同年生造之與流連彌月乃復
官向高許諾還朝用為南京工部主事進郎中志選
時已七十餘嗜進彌銳見魏忠賢大翻朝政附之者
輒得榮利遂上疏追論紅丸極詆孫慎行不道忠賢

喜天啓五年九月召為尚寶少卿在道後力攻慎行
并及葉向高張問達以問達首推慎行入閣向高兩
疏薦慎行自代也忠賢益喜宣其兩疏於史館明年
擢順天府丞冬十月遂上疏劾張國紀國紀者后父
也后賢明見忠賢及客氏亂政嘗以顛倒舊章為言
忠賢恨之會有張匿名榜於厚載門者列忠賢反狀
及其黨七十餘人忠賢疑出國紀及被逐諸人手郡
輔忠孫杰謀因此興大獄盡殺門戶諸人而借國紀
以動搖中宮事成則立魏良卿女為后謀既定草一
疏募人上之諸人慮御史招杰選初亦不敢承已感

家人言堯上之中極論國紀罪未言母令人訾及舟
山之穴藍田之種蓋前此死囚孫二言后為已所生
非國紀女也疏上禍且巨測賴帝伉儷情篤閭臣亦
為保護但令國紀自新而已后為故司禮劉克敬所
選忠賢遷怒克敬誦發鳳陽縊殺之未幾志選疏頌
要典言命德討罪無微不彰即堯舜之故四凶舉元
愷何以加焉洵游夏無能贊一詞因力詆王之案孫
慎行楊漣左光斗而極譽劉廷元兵駿聲黃克纘徐
景濂范濟世賈繼春并及傅樞陳九疇請加峻擢末
言慷慨憂時力障狂瀾於既倒者魏廣徵也當還之

揆席以繼五臣之盛事赤忠報國弼成巨典於不日者
厥臣也當增入簡端以揚一德之休風又言之案宜
正典刑慎行宜加誦戍忠賢大悅於是駿聲等超擢
之案被逮慎行遣戍悉如志選言七年果擢南京右
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其年熹宗崩忠賢敗言官交劾
詔削籍後定逆案律無傾搖國母文坐子罵母律與
梁夢環並論死志選先冠自經夢環廣東順德人舉
進士歷官御史諂事忠賢父事之楊漣等既逐希指
劾汪文言遂興大獄先後誣劾兵部侍郎唐世濟御
史張潑徐如翰兩廣總督何士晉給事中程註沈惟

炳並獲重譴出巡山海關會寧遠叙功崔呈秀不獲
預夢環力叙其賢勞遂進侍郎勅熊廷弼乾沒軍資
十七萬時廷弼已死坐是家益破志選之殉國紀也
忠賢意猶未逞夢環偵知之七年二月馳疏極論國
紀罪且述志選丹山藍田二語故為詰問莫傾后顧
事重忠賢亦不能驟行然國紀竟由是勒還籍夢環
建祠密雲生祀忠賢嘗三甌褒頌功德及寧錦叙功
復稱忠賢德被四方勛高百代宜再錫封爵於是
有安平之封夢環亦擢太僕卿忠賢誅被論削籍尋逮
繫論死同時劉詔祀縣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廬

龍知縣地當孔道詔蒞事彊敏以才稱天啓二年超
擢山東僉事分巡永平四年進副使六年進按察使
左布政使仍蒞永平明年八月叙寧錦功進右副都
御史俄以兵部右侍郎代周鳴春總督薊遼保定軍
務甫踰月復進本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詔嗜利無恥
為監司賊穢狼藉後父事忠賢釋褐九年驟至極品
貪肆彌甚於所部薊州密雲昌平通州建四祠祀忠
賢忠賢敗僅罷官聽勘御史高弘圖上疏曰忠賢顯
盜魁柄竇圖不軌廷臣但指為權奸耳陛下暴其罪
曰送惡凌遲戮死而後亂臣賊子之案定五虎五彪

毒害忠良法司悞從末減陛下其顯惡論斬論戍
而後黨亂臣賊子者之案定然虎彪之於逆瑞不過
濫竊名器殺人媚人貽千秋臭名而止若夫傾危社
稷搖動宮帟若劉詔劉志選梁夢環三賊者罪實浮
於虎彪而天討未如此忠臣誼士所為拊膺泣血而
不能已也詔建祠薊州迎忠賢像五拜三稽首呼九
千歲去年八月間先帝病留詔即整兵三千畚置將
領精甲良馬皆出忠賢領賜用崔呈秀所親蕭惟中
主郵騎直接都門此其意欲何為忠賢媒孽中宮慄
戚臣張國紀在外百計中傷志選夢環實預其謀即

華歆之弑伏后何以異是此三人凶逆謂出虎彪下
哉乃詔僅以大計拾遺所司又改為聽勅志選僅同
潘汝楨削奪夢環僅同仇文煥遺戍一何悖謬之甚
也夫罷斥之法為人臣不能盡職者設耳世豈有安
忍無親中母后以不測之禍而猶得庇於人臣者乎
世豈有呼嵩稽首舉兵助逆而猶煩徐勣者乎則聞
臣模稜調旨非所以為訓也由是三人皆被逮詔亦
論死

楊維垣文登人隸籍京師舉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
行人遷御史為人有膽決而陰賊險驚王紀之劾徐

大化也維垣出疏排之熊廷弼既論死繫獄請禁其
交通賓客且請速誅佟卜年已五疏劾顧大章納賄
四萬議寬廷弼大章竟由致死四年趙南星秉銓出
為山西副使託疾歸其冬南星為魏忠賢所逐實緣
獲官御史自是益與東林為難時行取諸臣有為南
星所抑者維垣疏詆南星請盡錄用并薦徐景漢汪
慶百徐揚先徐卿伯等十餘人追論梃擊事力詆王
之案倖功璣遷之案坐削奪維垣與徐大化為中表
叔侄大化素通忠賢維垣由之以進兩人乃相倚為
奸會戶部缺侍郎維垣為其座主徐紹吉力圖忤忠

賢意坐是官位不進尋出按河南文致甘肅巡撫李
若星罪至遣戍還朝未幾會熹宗崩莊烈帝嗣位維
垣慮為忠賢所累欲先自貳然不敢顯攻兩疏先劾
崔呈秀中猶稱忠賢公庶為民然呈秀竟由是罷去
維垣尋加太僕少卿視御史事起鹽河東御史安伸
者故忠賢私人也時掌河南道主外計欲得維垣協
理共行其私維垣遂得留既而忠賢誅其私人多斥
罷維垣益恐思厚集其黨保固殘局乃與伸及霍維
華賈繼春楊所修李魯生等謀召還石三畏李恒茂
阮大鍼傅柁周維持張訥而寵致後進袁私劾史進

輩為己羽翼且力詆韓嬭孫慎行鄒元標文震孟托
使勿進威制太僚挾持朝政鋒甚銳明年崇禎改元
正月編修倪元璐疏陳方隅未化語刺維垣維垣怒
力駁其謬且劾孫趙熊鄒四黨之說力排東林元璐
再疏其詞直維垣乃誣楊左通內謂當與呈秀並論
而槩詆東林為小人安伸出疏佐之盛稱維垣詆元
璐當是時柄國者悉忠賢私人不欲其局遽敗陰為
護持於是維垣益得氣既而離言路佐太僕猶劾世
尊文殊普賢之說力托東林其語尤狂悖朝士多惡
之憚其機深莫敢發至五月劉鴻訓柄政御史毛羽

健任贊化鄒毓祚吳王交章力攻乃削籍時楊可修
霍維華賈繼春阮大鍼李恒茂徐景瀆張訥孫之櫛
石三畏亦以是月廢黜自是奸黨為清無何尚寶少
卿黃正賓言維垣與徐大化肺腑相倚不可使潛住
都門詔勒還籍後入逆案遣戍淮安久居戍所益聯
絡南北大張勢焰遠近咸畏之崇禎十七年南都重
建阮大鍼用事維垣急圖復起其年十月禮部尚書
錢謙益力薦之并為故給事中虞廷陞御史周昌晉
編修吳孔嘉泰政虞大復及賈繼春馮銓呂純如稱
寃護益素領袖東林至是希指附和天下笑之維垣

遂召為通政使至則追論三案歷詆王之案孫慎行
楊漣諸人請重頒要典且力斥鞫定案不公薦廷
陞昌晉等而為劉廷元霍維華輩昭雪蓋是時福王
稱尊號其祖母即鄭貴妃故維垣追理先朝事欲激
其怒以重翻前案而馬士英阮大鍼主之於是要典
重刊廷元輩獲贈恤廷陞等還改官而諸麗名廷案
者紛紛輦金入都共謀起用忻城伯趙之龍遂薦改
太常少卿陳爾翼吏科給事中吳适抄叅之之龍怒
疏詆适适言爾翼往日實薦崔呈秀為本共正聖諭
所謂真正黨惡不許輕議者奈何登之薦剡若劾臣

而敢諫官侵銓政則諫垣銓部皆可不設吏科都給事中張希夏亦言廢臣入國明禁森然乃敢藐玩君父不謁陵不見朝公然望門投謁及謀成事就仍復潛歸形同鬼蜮至封駁之司維言官是任奈何劾臣欲侵之然吏部尚書張捷不顧也仍奏起用維垣意不欲多雪每語人曰若不當雪而雪則雪者不光故爾翼雖題請終不召也明年二月遷左副都御史及南京失守維垣驅二妾入井整衣冠自經人共賢之大化會稽人家京師舉萬曆十一年進士由庶吉士改御史久之以京察貶官再起再貶至工部主事三

十九年孫丕揚典京察坐不謹落職故事大計斥退
官無復起者萬曆末群邪用事大化居輦下善黃緣
文選郎陸卿榮破例起之天啓初累遷刑部員外郎
大化素貪邪無耻首結魏忠賢劉朝為之謀主日奔
走權門不一視公事給事中周朝瑞劾其奸貪有庇
之者獲免御史張新詔直抉其閨房之隱大化頗愧
阻已而承要人指力詆態廷弼及廷弼入閔又請速
誅與周朝瑞相訐尚書王紀惡之劾罷其官尋復罹
察典落職四年冬忠賢勢大熾大化首黃緣中旨起
大理寺丞益與魏廣微比取忠賢為虐疏薦邵輔忠

姚宗文陸卿榮郭鞏等十三人忠賢即召用俄遷少卿左僉都御史楊漣等之下獄也大化獻策於忠賢曰彼但坐移官罪則無賊可指若坐納揚鎬熊廷弼賄則封疆事重殺之有名忠賢大悅從之由是諸人皆不免尋進左副都御史六年歷工部左右侍郎皇極殿成加尚書侍忠賢寵貪恣無忌忠賢亦厭之明年四月那移金錢事發遂勒閉住後入逆案遣戍死李魯生者霑化人也舉萬曆四十一年進士知邢臺邯鄲儀封祥符四縣入為兵科給事中由座主魏廣徵通於魏忠賢卑汙奸險常叅忠賢密謀周起元之

劾朱童蒙也魯生希忠賢指反攻起元削籍時中旨
頻出朝端以為憂魯生獨上言迎者廟堂有所舉錯
廷臣輒訝為中旨夫旨不從中出而誰出哉執中者
帝用中者王而旨不得稱中必由汪文言之閔說王
安之交通然後謂之旨則旨誠外矣疏出舉朝為之
大噱內閣缺人詔舉老成幹濟者魯生與其黨李蕃
欲擁戴馮銓而銓資淺年未及強仕魯生上言老成
云者成即為老而非老乎年幹濟云者濟乃稱幹而
即有濟於國其意蓋為銓發也無何銓果柄用其卑
諸無取如此時有十孩兒之號魯生其一也嘗疏薦

阮大鍼陳爾翼張素養李嵩張捷輩十一人悉其私
黨大學士韓爌已罷政魯生復疏詆之爌遂削籍主
事呂下問治徽州吳養春獄大肆株連被害者數百
家知府石萬程不能堪薙髮棄官去魯生反劾萬程
及保定知府祝萬齡兩人遂削奪再遷兵科左給事
中典試湖廣發策詬詈楊漣自誇得聖眷士類笑之
冒寧錦功進太僕少卿視兵科事莊烈帝即位魯生
自知禍及疏請免楊漣等迨賊興容於清議給事中
汪始亨顏繼祖御史張三謨交章發其奸始罷去御
史汪應元再劾之乃削籍送案既定魯生坐謫戍李

番禺人魯生同年進士由廬江知縣入為御史與
魯生並為忠賢心腹孫承宗之請入朝也忠賢慮其
發已奸狀懼甚蓄即上疏止之且曰自古擁兵闖外
恐喝朝廷如王敦李懷光方去來自如不遵朝命承
宗遂還鎮朱國楨當國不為忠賢所喜蓄希指劾去
之專理臺中章奏同官排擊忠良多其代革始與魯
生共諂事魏廣微因入忠賢募廣微敗改事馮銓及
銓罷衰又改事崔呈秀時號兩人為四姓奴出督畿
輔學政建祠天津河間真定生祀忠賢至稱九千歲
加太僕卿視御史事忠賢敗被劾落職同時李恒茂

邢臺人舉進士授長安知縣為禮科給事中薦崔呈
秀復官兩人深相得侍郎扶克儉太僕少卿孫之益
太常少卿莊欽麟不附忠賢恒茂並劾去之與魯生
蕃日走吏兵二部交通請託時人為之語曰官要起
問三季後忽與呈秀交惡劄籍歸忠賢敗起故官為
御史鄒毓祚劾罷尋與蕃同麗逆案贖徒為民
曹欽程江西德化人萬曆四十七年釋褐為蘇州吳
江知縣賊沂狼籍以淫刑博強項聲知府沈萃植注
下考上之趙撫周起元被劾貶秩改順天教授調國
子助教詣附汪文言得為工部主事文言敗欽程恐

為已累力擠之遂由座主馮銓父事魏忠賢忠賢黨
有十拘之日欽程其一也銓欲害御史張慎言周宗
建令其私人李魯生草疏劾欽程上之因及李應昇
黃尊素而薦魯生及傅繼陳九疇張訥李蕃李恒茂
梁夢環等十餘人由是慎言等四人並削籍欽程於
群小中尤為無耻日夜走忠賢門排忠良引醜類其
卑諂之態即同類亦羞稱之而欽程揚揚自得每驕
語衆人以明忠賢親已給事中吳國華嘗劾之忠賢
怒反除國華名欽程益得志督陵工貪恣彌甚給事
中楊訥修緣忠賢指力薦其賢遂由員外郎擢太僕

少卿督工如故後忠賢察其所為亦厭之六年正月
為給事中潘士聞所劾忠賢責以敗群削其籍欽程
瀕行頓首於忠賢曰君臣之義已絕父子之恩難忘
絮泣而去忠賢誅言官交劾下獄論死名震逆案居
交結近侍者等久之不殺其家久亦不復供饋欽程
乃掠取他囚餘食日獲醉飽李自成陷京師欽程者
破獄出降自成敗隨之西走不知所終南渡時定從
賊之案欽程獲列首等當忠賢盛時其黨爭搏擊清
流獻諂希寵多不可勝紀而其最著者有石三畏張
訥盧承欽門克新劉徽智銚諸人三畏交河人欽程

同年進士歷知文登曹二縣大著貪聲御史陳九疇
薦之遂獲行取會趙南星秉銓廉知其狀出為王府
長史故事外吏行取無為王官者三畏大恨未幾魏
忠賢得志盡反南星所為三畏以忠賢郡人諂附之
給事中李恒茂因為訟寃中旨暫注部曹俟考選并
薦主九疇免貶請遷擢京卿無何崔呈秀復薦三畏
遂授御史首疏劾都給事中劉弘化護態廷稱太僕
卿吳炯黨顧憲成兩人遂獲嚴譴追論京察三變力
詆李三才王圖孫丕揚曹于汭湯兆京王宗賢顧憲
成胡忻王元翰王叔朴趙南星張問達王允成涂一

操王象春等十五人而薦喬應甲徐兆魁等十三人
於是三才等生者除名死者追奪已極論三案請以
其疏付史館而劾禮部侍郎周炳謨南京尚書沈做
外大理丞張廷拱三人亦獲譴三畏為宗賢十孩兒
之一又倚呈秀為薦主鍛成楊左之獄咆哮特甚一
日赴戚晚宴魏良卿在焉三畏醉誤命優人演劉瑾
酌酒一刻忠賢聞大怒削籍歸忠賢殛其黨猶用事
借忤璫名起三畏故官為南京御史朱純所劾罷去
訥閩中人萬曆四十四年擢第官行人授御史趙南
星既罷訥首承忠賢指誣劾其十大罪并及御史王允

成吏部郎鄒維璉程國祥夏嘉遇忠賢大喜立除南
星等名且令其再奏訥於是羅織兵部侍郎李邦華
湖廣巡撫孫昂相舊給事中毛士龍魏大中光祿少
卿史記事丞李炳恭吳爾成尚寶丞丁元薦主事賀
娘王元翰叅政施天德知府沈應奎等十七人咸誣
賄南星得官由是諸人並獲罪尋請毀東林閤中江
右徽州諸書院痛詆鄒元標馮從吾余懋衡孫慎行
并及侍郎鄭三俊畢懋良御史李日宣元標等亦坐
削奪獲効罷江西巡撫韓光祐時忠賢懷逆謀惲瑞惠
桂三王在內訥即疏趣之國三王遂行訥為忠賢鷹

大最先効力忠賢深德之即用其兄太僕少卿樸為
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踰年進兵部右侍郎總督宣
大山西軍務於所部建四祠祀忠賢尋拜南京戶部
尚書加太子太保故事父兄為大僚子弟當引避訥
遷延久之始去比樸罷訥還朝而時事已變為言者
劾免兄弟並入逆案承欽餘姚人訥同年進士由中
書舍人擢御史首以門戶劾罷戶部侍郎殊居相太
僕少卿徐夢麟五年十二月獲劾罷大理卿曹珍工
部侍郎董應舉給事中李遇知因言東林自顧憲成
李三才趙南星而外如王圖高攀龍等謂之副帥曹于

汴湯北京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謂之先鋒丁元薦
沈正宗李朴賀煊謂之敢死軍人孫丕揚鄒元標謂
之土木魔神宜將一切黨人姓名罪狀榜示海內俾
奸慝無所容忠賢大喜立除珍等名勒所司刊籍凡
黨人已罪未罪者悉編名其中自是海內人人自危
馮銓既罷政承欽希崔呈秀指獲劾其納賄居間附
前輔傾舊宰擗同年凌前輩數事優旨報聞其年出
按畿輔為忠賢建生祠明年加太僕少卿尋卒克新
汝陽人欽程同年進士由青州府推官入為御史劾
右庶子葉燦光祿卿錢春按察使張光縉倚傍門戶

且請速誅熊廷弼忠賢大喜立傳旨行刑以聞臣固
爭乃令廷弼俟秋後除燦等名克新疏出其同官吳
裕中曰廷弼已死人也何必疏促與克新絕遂基後
禍魏廣微將謝政克新言廣微砥柱汪淵厥功甚偉
宜錫之溫綸優以禮數忠賢不悅以窺矚責之太倉
人孫文牙與同里武進士顧同寅嘗客於廷弼所廷
弼死文牙為詩誄之同寅題尺牘亦有追惜語為邏
卒所獲克新遽以誹謗聞兩人遂棄市連及其同郡
編修陳仁錫故修撰文震孟並坐削籍克新尋巡按
山東崇禎初引疾去繼清苑人承欽同年進士由臨

淮知縣入為御史繼陳朝輔劾馮銓且曰臣與銓同鄉痛惡群小之悞銓不忍銓坐失燕趙之本色也聞者笑之出督遼餉乾沒不貲初梁夢環劾閔既誣熊廷弼侵盜軍資十七萬徽言廷弼原領帑金三十萬茫無所歸其家貲不下百萬而僅以十七萬還公家何以申國法因誣給事中劉弘化毛士龍御史樊尚燦房可壯賊賄事忠賢喜削弘化等籍勅所司徵廷弼贓一如徽言徽尋加太僕少卿先後頌忠賢至十一疏忠賢敗被劾回籍銓元氏人舉鄉試受業趙南星門尋授知縣黃錄魏廣徵通於忠賢得為御史知

廣微惡南星疏詆南星為元惡先後劾禮部侍郎徐
光啓吏部員外郎馮時來編修侯恪給事中解學龍
薦閻鳴泰諸人忠賢輒報可銓以乙榜起家欲得忠
賢懼心固其位故搏擊猶銳果為忠賢所喜加太僕
少卿以憂歸崇禎初禮部主事喬若受劾銓及陳九
疇張訥為魏廣微爪牙詔奪其職後與三畏訥承欽
克新徽並掛逆案訥遣戍三畏等論徒當忠賢橫時
宵小希進干寵舉國如狂居言路者莫不陷善類以
自媒即不居言職者亦藉搏擊以博其權始而所擊
者皆東林也東林既盡即非東林亦誣以東林而除

去之以故削奪無虛日自四年十月迄熹宗晏駕三
年內詔獄者十餘人下獄謫戍者數十人削奪者
三百餘人其他革職貶黜者不可勝計即王振劉瑾
之惡猶不若是類莊烈帝紹統始得昭雪云

田爾耕任丘人尚書樂孫也用祖廕為錦衣衛指揮
僉事積官至左都督天啓四年十月代駱思恭掌衛
事先是掌衛事者率用武人萬曆初廷臣私計此官
典刑獄其職要重宜用公卿子孫為之故自朱希孝
後所用劉守有余廕王之楨諸人皆先朝名臣後裔
爾耕亦以是得之而爾耕狡黠陰賊擁厚貲喜徵逐

與魏良卿為莫逆交過從無虛日既掌印值魏忠賢
斥逐東林數與大獄遂助之為虐廣布偵卒羅織平
人鍛鍊嚴酷入其獄者率不得出因之大張威柄而
宵人之希進者多緣之以達於忠賢良卿復左右之
以故言無不納勢焰薰灼朝士輻輳其門魏廣微亦
與之締姻所親徐四岳由任子郎中加官至太僕卿
時有大兒田爾耕之謠又與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
雲鶴有五彪之號其官累加至少師兼太子太師廢
錦衣世職者數人歲時賞賚不可勝紀忠賢敗言者
交劾下吏論死崇禎元年八月伏誅許顯純定與人

駙馬都尉從誠也舉武會試擢錦衣衛都指揮僉
事天啓四年劉喬掌鎮撫司以治汪文言獄失忠賢
指罪僞以顯純代之顯純晷曉文墨而為人殘酷不
仁時大獄頻興顯純率毒刑鍛鍊一如忠賢意先後
楊漣左光斗周順昌黃尊素王之寀夏之令等十餘
人皆死其手諸人供狀率歸純自為之忠賢猶慮其
縱舍每獄鞠必遣人坐顯純後謂之聽訛凡用刑輒
重一聽其指揮偶一日其人不至即袖手不敢問顯
純既得忠賢權其官亦加至左都督少師兼太子太
師恩寵與爾耕埒莊烈帝即位被劾論死與爾耕並

伏誅崔應元大興人本市井無賴充校尉冒緝捕功積官至錦衣指揮時吳孟明協理鎮撫與顧純共事頗有規正忠賢怒逐之以應元代逐一意助忠賢為惡凡顧純殺人事皆應元共為之其官亦至左都督加官保及顧純論死法司猶寬應元與孫雲鶴楊寨止論戍後定逆案三人並論死雲鶴霸州人襄吳縣人隸籍錦衣兩人起家一如應元雲鶴為東廠理刑官凡忠賢誣陷平人雲鶴輒酷刑拷掠先後死者不可勝紀襄任東司考理刑務爾耕心履諸殺大羅織事皆鑿成之其酷虐與雲鶴等兩人歷官一如應元

後麗逆案寔先死於戍所

論曰忠賢罪大惡極神人共憤要皆群小成之也小人肺腸面孔古今一轍而舉國若狂良心喪盡則載籍以來所未曾有嗚乎妖孽若此不亡何待乎

明史卷三百五十六

列傳二百七

韓 爌

李 標

劉鴻訓

錢龍錫

成基命

何如寵
錢象坤

徐光啟

鄭以偉

錢士升

文震孟

蔣德璟

黃景昉

吳 姓

韓爌字象雲蒲州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授庶吉士進
編修歷官少詹事充東宮講官四十五年擢禮部右
侍郎協理詹事府久之命教習庶吉士泰昌元年八
月光宗嗣位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
未幾光宗疾大漸與方從哲劉一燝同受顧命兩朝

易命之際宮府危疑爨竭誠翼衛中外倚以爲重大
帥李如栢如楨兄弟有罪當逮治中旨寬之爨與一
爨執奏逮如律以登極恩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文
淵閣大學士從哲去一爨當固爨協心佐理天啟元
年正月兩人以帝爲皇孫時未嘗出閣讀書請於十
二日即開經筵自後日講不輟從之遼陽失都城震
驚爨一爨以人情偷玩擬御札戒勵百官共圖實效
帝納之廷臣以兵餉大絀合詞請發帑爨一爨亦以
爲言詔發百萬兩候補御史劉重慶劾一爨及兵部
尚書崔景榮帝怒鑄其秩調外爨特論救大婚禮成

加少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庵一子尚寶司丞
未幾以貴州平苗功加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帝
封乳母容氏爲奉聖夫人大婚成當出外仍留之宮
中御史畢佐周切諫六科十三道復連署爭皆不納
熿一燖引祖制爲言乃命俟梓宮發引擇日出宮二
年四月禮部尚書孫慎行劾方從哲用李可灼紅丸
藥罪同弒逆廷議紛然一燖已去位熿特上疏白其
事曰先帝以去年八月朔踐祚臣及一燖以二十四
日入闈適鴻臚官李可灼云有仙丹欲進從哲愕然
出所具問安揭有進藥十分宜慎語臣等深以爲然

即諭之去二十七日召見群臣先帝自言不用藥已二十餘日至二十九日遇兩內臣言先帝疾已大漸有鴻臚官李可灼來思善門進藥從哲及臣等皆言彼稱仙丹便不敢信是日仍召見諸臣問安畢先帝即顧皇上命臣等輔佐爲堯舜又語及壽宮臣等以先帝山陵對則云是朕壽宮因問有鴻臚官進藥從哲奏云李可灼自謂仙丹臣等未敢信先帝即命傳宣臣等出移時可灼至同入診視言病源及治法甚合先帝喜命速進臣等復出令與諸醫商確一燂語臣其鄉兩人用此損益參半諸臣相視實未敢明言

宜否。須臾先帝趣和藥。臣等復同入。可灼調以進。先帝喜曰。忠臣忠臣。臣等出。少頃中使傳聖體服藥後。暖潤舒暢。思進飲膳。諸臣歡躍而退。比申末。可灼出云。聖上恐藥力不繼。欲再進一丸。諸醫言不宜驟。乃傳趣益急。因再進訖。臣等問再服後何狀。荅言平善。如初。此本日情事也。次日臣等趨朝。而先帝已於卯刻上賓矣。痛哉。方先帝召見群臣。時被衾。憑几儼然。顧命皇上焦顏侍側。臣等環跪。傍徨搯藥。而前額天以禱。臣子際此憾不身代。凡今所謂宜慎宜止者。豈不慮於心實。未出於口。及龍馭上昇。並天哀慕。凡今

所為致疑致憤者不惟不忍出諸口抑且不以萌諸
心念先帝臨御雖止旬月恩膏實被九垓為臣子者
宜何如頌揚何如紀述乃禮臣忠憤之激談與遠邇
驚疑之紛議不知謂當時若何情景而進藥始末實
止如此若不詳剖直舉非命之凶稱加諸考終之令
主恐先帝在天之靈不無恫怨皇上終天之念何以
為懷臣是以據實奏陳乞渙發綸音布告中外俾議
法者勿以小疑成大疑編纂者勿以信史為誇史先
帝融朗之令名皇上光揚之大孝正終正始永世有
嗣矣文震孟建言獲譴論救甚力三年以山東平妖

賊功加少師太子太師時葉向高當國熿次之四年
六月楊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忠賢頗懼求援於
熿熿不應忠賢深銜之既向高罷熿為首輔每事持
正為善類所倚然向高有智術籠絡群奄熿惟廉直
自持勢不能敵而同官魏廣徵又深結忠賢遍引邪
黨其冬忠賢假會推事逐趙南星高攀龍熿急率朱
國禎等上言陛下一日去兩大臣臣民失望且中旨
徑宣不復到閣而攀龍一疏經臣等擬上者又復更
易大駭聽聞有傷國體忠賢益不悅傳旨切責未幾
又逐楊連左光斗陳于廷朝政大變忠賢勢益張故

事關中，秉筆止首輔一人，廣微欲分其柄，囑忠賢傳旨諭熿，同寅協恭而責次輔，毋伴食。熿惶懼，即抗疏乞休。畧言：臣備位綸扉，咎愆日積，如詰戎宜先營衛，而觀兵禁掖，無能抒宵旰憂忠直，尚稽召還而撻掠朝堂，無能回震霆怒後先。諸臣之罷斥，諭旨中出之，紛更不能先時深念，有調劑之方，又不能臨事執持，為封還之慙，皆臣罪之大者。皇上釋此不問，責臣以協恭，責同官以協贊，同官奉詔以從事，臣欲補過無由矣。糠粃偶前，極知非據，芟除將及，尚昧妨賢。臣之愚，即臣之罪，乞亟褫臣官為佐理，溺職之戒，得旨。卿

親承顧命當竭忠盡職乃歸非於上退有後言今復
悻悻求去可馳驛還籍諸輔臣請如故事加以體貌
不報爚疏謝有左右前後務近端良重綸綍以重仕
途肅紀綱以肅朝宇語忠賢及其黨益恨爚去朱國
禎為首輔李蕃攻去之顧秉謙代其位公卿庶僚皆
忠賢私人矣五年七月逆黨李魯生劾爚削籍除名
又假他事坐贓二千斃其家人於獄爚鬻田宅貸親
故以償乃棲止先墓側莊烈帝登極復故官崇禎元
年言者爭請召用為逆黨楊維垣等所扼但賜救存
問官其一子至五月始遣行人召之十二月還朝復

為首輔。帝御文華後殿閱章奏。召熿等諭以擬旨務
消異同。開誠和衷。期于至當。熿等頌首謝。退言上所
諭甚善。而密勿政機。諸臣叅互擬議。不必顯言分合。
至臣等晨夕入直。勢不能報謝賓客。商政事者。宜相
見于朝房。而一切禁私邸交際。帝即命百寮遵行。二
年正月。大學士劉鴻訓以張慶臻敕書事被重譴。熿
疏救。不聽。溫體仁訐錢謙益。御史任贊化亦疏訐體
仁。帝召見廷臣。體仁力詆贊化。及御史毛羽健為謙
益死黨。帝怒。切責贊化。熿請寬贊化。以安體仁。帝因
謂進言者不憂國而植黨。自名東林於朝事。何補。熿

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黜陟之若戈矛妄起於朝堂吟域橫分於官府非國之福也又率同官力救贊化不納皇長子生請盡蠲天下積逋報可時大治忠賢黨曠與李標錢龍錫主之列上二百六十二人罪分六等名曰欽定逆案頒行天下言者爭擊吏部尚書王永光南京禮部主事王永吉言之尤力帝怒將罪之曠等言永吉不宥永光必不安乃止奪祿一年工部尚書張鳳翔奏厰庫積弊帝怒召對廷臣詰責巡視科道王都高賚明二人力辨帝命錦

衣官執之煢標龍錫並救解而是日永光以羽健疏
劾之請帝究主使者煢退申救都等因言永光不宜
請究言官帝不納然羽健卒獲免初熊廷弼既死傳
首九邊屍不得歸葬至是其子詣闕疏請煢等因言
廷弼之死由逆奄欲殺楊連魏大中誣以行賄因盡
殺連等復懸坐廷弼賦銀十七萬刑及妻孥寃之甚
者帝乃許收葬時遼事急朝議汰各鎮兵又以兵科
給事中劉懋疏議裁驛卒帝以問煢煢言汰兵止當
清占冒及增設冗兵爾衝地額兵不可汰也驛傳疲
累當責按臣核減以甦民困其所節省仍還之民帝

然之御史高捷史莖者以罪免永光力引之都御史
曹于沐持不可永光再疏爭曠言故事當聽都察院
咨用帝方眷永光不從九月以將行慶典請停秋決
亦不從時逆案雖定永光及袁弘勛捷莖輩日為翻
案計至十月

大清兵入畿甸都城戒嚴初袁崇煥入朝嘗與錢龍
錫語邊事龍錫東林黨魁也永光等謀因崇煥興大
獄可盡傾東林倡言

我兵之入由崇煥殺毛文龍所致捷遂首攻龍錫逐
之明年正月中書舍人加尚寶卿原抱奇故由輸貲

進亦劾熿主款悞國招亂欺君郡邑殘破宗社玷危不能設一策拔一人坐視成敗以人國僥倖宜與龍錫並斥其言主款者以熿崇煥座主也帝重去熿貶抱奇秩無何左庶子丁進以遷擢愆期心怨熿亦劾之而工部主事李逢申劾疏繼上熿即三疏引疾詔賜白金彩幣馳驛遣行人護歸悉如彝典進逢申並熿會試所舉士也熿先後作相老成慎重引正人抑邪黨天下稱其賢獨嘗庇王永光論者不能無憾十七年春李自成陷蒲州進熿出見不從賊執其孫曰不來則殺之熿止一孫乃出見賊喜釋其孫熿歸慙

憤而卒年八十矣

李標字汝立高邑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簡討泰昌時擢贊善累遷少詹事天啟中拜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標師同邑趙南星魏忠賢黨因列之東林同志錄中標懼禍引疾去莊烈帝登極即家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崇禎元年三月入朝未幾李國楷來宗道楊景辰相繼去標遂為首輔帝銳意圖治恒召大臣面決庶政宣府巡撫李養冲疏言旂尉往來如織踪跡難憑帝出示標等曰邊情危急遣旂尉偵探奈何以為偽且祖宗朝設廠衛奚事

耶標對曰旂尉出使宜慎養冲是言不賂恐毀言日
至賂之則物力難勝帝默然張慶臻增敕事覺標力
辨劉鴻訓納賄之誣溫體仁訐錢謙益給事中張允
儒廷駁之帝怒并謙益將重譴又欲罪給事中瞿式
耜御史梁子璠房可壯文選郎中耿志煒標言陛下
處分謙益允儒本因體仁言體仁乃不安求罷乞陛
下念謙益事經恩詔姑令回籍許允儒自新而式耜
等從薄罰諸臣安則體仁亦安帝不從自是深疑朝
中有黨標等遂不得行其志其冬韓爌還朝標讓為
首輔尋與爌等定逆案三年正月爌罷標復為首輔

累加至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先是與標並相者六人後宗道景辰以附璫斥鴻訓
以增數戍周道登錢龍錫被攻去獨標在遂五疏乞
休至三月得請家居六年卒贈少傅謚文節國措宗
道景辰事見黃立極傳道登者吳江人天祐時為禮
部左侍郎頗有所爭執以病歸五年秋廷推禮部尚
書魏忠賢責以呈身門戶除其名崇禎初與標等同
入閣帝問宰相須用讀書人何解對曰容臣等至閣
中檢閱回奏帝有愠色又問章奏內多有情面二字
何也對曰情面者面情之謂左右皆匿笑道登秉政

排正人庇私交御史田時震劄士禎王道直吳之仁
任贊化給事中間可陞先後交劄之帝悉下其章廷
議尚書王永光等言所劄有據遂放歸居五年卒
劉鴻訓字默成長山人父一相由進士歷南京吏科
給事中丁此呂之劄高啟愚也時張居正已死一相
亦追論居正好諛至厭稱伊周王篆為舜禹禪受圖
以壽啟愚知之故出舜亦以命禹題試士以媚居正
神宗怒二人並削籍又劄錦衣都督劉守有素結居
正馮保貪殘不法居正死復納其子簡修金寶為營
求免罪事詳李植傳執政者忌一相出為隴右僉事

終陝西副使萬曆四十一年鴻訓登第由庶吉士授
編修神光二宗相繼崩頌詔朝鮮甫入境遼陽陷鴻
訓從海道還沿途收難民舟重而敗跳淺沙入小舟
飄泊三日夜不得食屢而免抵家遭母喪服闋起右
中允進左諭德父喪歸天啟六年冬起少詹事忤魏
忠賢責以久依門戶斥為民莊烈帝即位拜禮部尚
書兼東閣大學士叅預機務遣行人召之三辭不允
崇禎元年四月還朝當是時忠賢雖敗其黨猶滿朝
言路新進者群起抨擊之諸執政李國楨來宗道楊
景辰輩故嘗事忠賢不敢有所別白鴻訓至毅然主

持次策斥群小楊維垣李恒茂楊所修田景新孫之
儼阮大鍼徐紹吉張訥李蕃賈繼春霍維華等人情
大快而御史袁弘勛史堃高捷本由維垣輩進思合
謀攻去鴻訓則黨人可安也所修繼春維垣大鍼性
尤反覆事忠賢牢甚見帝立知其必敗輒上疏攻崔
呈秀等為異日地弘勛輩因藉為口實弘勛乃劾鴻
訓曰大學士鴻訓報復公行浹旬之間被革職閑住
者無虛日所修繼春維垣夾攻表裏奸有功無罪而
誅鋤自三人始且軍國大事未暇平章惟亟毀要典
未毀以前崔魏借以空善類既毀以後鴻訓又借以

矧忠良以暴易暴長此安窮且言鴻訓使朝鮮納參
貂重賄鴻訓奏辨曰言官劾維垣諸人臣據疏擬聞
未敢瞻顧若謂臣報復則臣寅冬起官旬日即逐何
德於忠賢而思報之至要典一書海內忠臣義士吞
聲飲泣久矣臣安敢謂不當毀帝知其誣諭令入直
而錦衣指揮張道濬復佐弘勛攻之言官交章劾二
人給事中鄧英詆尤力盡發弘勛賊私且言弘勛以
千金贄維垣得御史帝怒落弘勛職候勘而捷疏上
言鴻訓斥擊奸之所修維垣繼春大鉞而不納孫之
解流涕忠言謬主焚毀要典以便私黨孫慎行進用

帝責以妄言停其俸三月鴻訓為疏救并乞宥弘勛
帝不許御史吳玉頌鴻訓請治捷殘言亂政罪帝亦
不許而莖復疏攻之言路多不直捷莖二人亦不安
其位而去七月以四川賊平加鴻訓太子太保進文
淵閣帝數召見廷臣鴻訓應對獨敏謂民困由吏治
失請帝久任責成以尚書畢自嚴善治賦王在晉善
治兵請帝倚信帝甚向之給事中韓一良言事稱旨
帝欲用為僉都御史尋悔之鴻訓言王言可惜不宜
惜一官不聽關門兵以缺餉鼓譟帝意責戶部而鴻
訓請發帑三十萬示不測恩由是失帝指至九月而

有改敕書之事督京營者不轄巡捕軍惠安伯張慶
臻總督京營敕獨有兼轄捕營語提督鄭其心以侵
職論之命覈中書賄改之故下舍人田佳璧獄給事
中李覺斯言稿具兵部送之輔臣審定令中書繕寫
寫訖復審視進呈兵部及輔臣皆當問帝初寘之而
心疑其事十月御便殿以問諸閣臣諸閣臣謝不知
帝怒令廷臣劾奏尚書自嚴等亦謝不知帝益怒給
事中張鼎延及覺斯御史王道直咸言慶臻實行賄
不知誰主使御史王言主使者鴻訓也慶臻曰改敕
乃中書事臣實不預知且增轄捕卒取利幾何乃行

重賄帝叱之閱兵部揭有鴻訓批西司房語佳璧亦
供受鴻訓指事遂不可解侍郎張鳳翔曰慶臻行賄
改敕竊弄兵柄大不敬無人臣禮中書備使令安敢
擅改帝怒甚是日鴻訓適在告不入閣臣李標等合
詞言鴻訓不宜有此請更察訪帝曰事已大著何更
訪為即令擬旨標等遠巡未擬帝嚴促者再禮部尚
書何如寵為鴻訓力辨帝意卒不可回乃擬旨鴻訓
慶臻並革職候勘無何御史田時震劾鴻訓用田仰
巡撫四川納賄二千金給事中間可陞劾副都御史
賈毓祥獲用由賄鴻訓鴻訓既數被重劾連章力辨

且言都中神奸狄姓者詭誑慶臻千金致臣無辜受禍閣臣韓爌等亦數辨其誣帝皆不聽下廷臣議罪明年正月吏部尚書王永光等言鴻訓慶臻罪無可辭而律有議貴條請寬貸兵部尚書在晉職方郎中苗思順賊證未確難懸坐帝不許竟謫鴻訓戍代州在晉思順並削籍慶臻以世臣停祿三年鼎延覺斯道直玉時震以直言增秩一級鴻訓居政府銳意任事帝有所不可退輒曰主上畢竟是冲帝聞深銜之故欲寘之死賴大臣力救得稍寬云七年五月卒戍祈福王時復官

錢龍錫字稚文華亭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庶吉士進編修歷論德少詹事天啟四年拜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明年改南京吏部右侍郎魏忠賢銜龍錫不附己因吏部會推遂削其籍莊烈帝即位以閣臣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楷皆忠賢所用不足倚詔廷臣推舉列上十人帝倣古枚卜典召九卿科道入乾清宮貯名金甌焚香肅拜以次探之首得龍錫次李標來宗道楊景辰輔臣以天下多故請益一二二人復得周道登劉鴻訓並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時惟宗道景辰在朝先入直龍錫等家居並遣

行人召之明年崇禎改元六月龍錫入都會立極等
四人已先罷宗道景辰亦以是月去標地近先至遂
為首輔龍錫道登鴻訓與協心輔理朝政為清踰月
以蜀寇平加太子太保改文淵閣帝好察遣旂尉偵
探龍錫言舊制止行於都城內外若遠遣難委信海
寇犯中左所總兵官俞咨臯棄城遁罪當誅帝并欲
誅廵撫朱一馮龍錫言一馮所駐遠非棄城者比罷
職足蔽辜不宜加法外罪故事纂修實錄分遣國學
生採事蹟於四方龍錫言實錄所需在邸報及諸司
奏牘遣使適增擾宜停罷烏撒土官安效良死其妻

改通鑑益土官安邊欲兼有烏撒部議將聽之總督張鶴鳴不可龍錫言效良有子其爵立以存亡繼絕於理為順安邊淫亂不可長宜如鶴鳴議帝並從之明年廷議汰冗官帝以學官尤冗將并汰龍錫言學官一途舊皆歲貢生選授近多授舉人貢生積至二千六百有奇皓首以沒良可憫且祖宗設官於此稍寬者以飾儒造士需老成而士子於科目外尚有功名可冀將終身不敢為非此聖王約束天下人才之具也帝亦納之言官鄒毓祚韓一良章允儒劉斯球獲譴並為申救初御史高捷史堃罷王永光力引之頗

為龍錫所扼兩人大恨帝之定逆案也議多出龍錫
奸黨尤惡之及袁崇煥殺毛文龍報疏云輔臣龍錫
為此一事低徊過臣寓尋上善後疏言閣臣樞臣往
復商權臣以是得奉行無失當是時帝方顧崇煥厚
不為忤也及是年十二月

大清兵薄都城帝怒崇煥戰不力執下獄而捷莖已
為永光引用捷遂上章指通欵殺將為龍錫罪言崇
煥遣弟通欵遠在數年前其斬將翦忌近在數月內
今敵兵豈無故而致陛下細審前後情形崇煥罪案
自定龍錫發縱指示臣不勝痛心當執縛崇煥時祖

大壽口不稱寃兩日後忽起異心殆由龍錫崇煥所
挑激崇煥殺文龍龍錫密語手書不一而足即崇煥
疏中低徊私商語可見外示耑制內脅至尊因以漸
成歟局兩人陰謀詭計目中尚知有天子耶又聞崇
煥與罪樞王洽書言廟堂之上主歟有人文龍倘能
協心一意自當無嫌猜不知崇煥所欲協者何心一
者何意崇煥劾提刀之力龍錫發推刃之謀宜並罪
疏入帝以龍錫忠慎戒無過求龍錫奏辨言崇煥陛
見時臣見其貌寢退謂同官此人恐不勝任及崇煥
以五年復遼自詭因往詢方畧崇煥云恢復當自東

江始文龍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處之易易耳語出
崇煥口不過一時對答之詞及崇煥突誅文龍疏有
臣低徊一語臣念文龍功罪朝端共知因置不理乃
何以崇煥誇詡之詞坐臣朋謀罪因辨挑激大壽之
誣請賜罷黜帝慰諭之龍錫即起視事捷再疏攻詞
益危切帝意頗動龍錫再辨引疾帝即放歸時兵事
旁午未暇竟崇煥獄至三年八月莖復上疏言龍錫
主張崇煥斬帥致兵倡為疑議以信五年成功之說
賣國欺君秦檜莫過龍錫出都以崇煥所畀重賄數
萬轉寄姻家巧為營幹致國法不伸帝怒敕刑官五

日內具獄於是錦衣劉僑上崇煥獄詞言斬帥一事龍錫與洽頻以書問之而崇煥尚斷殺之者也主欵一事則崇煥頻以書問之而龍錫與洽未嘗許也帝乃召廷臣於平臺寘崇煥重辟責龍錫私結邊臣蒙隱不舉令廷臣議罪是日廷臣大議於中府謂斬帥雖龍錫啟端而兩書有處置慎重語意不在擅殺殺文龍自崇煥過舉至講欵倡自崇煥龍錫始答以酌量繼答以天子神武不宜講欵然軍國大事私商度行止不抗疏發奸何所逃罪帝遂遣使逮之十二月逮至下獄復疏辨悉封上崇煥原書及所答書帝不

從令侯部議時群小麗名逆案者方日為翻案計以
永光為主而捷堃弘勛道濟佐之周延儒以會推內
閣不與怨龍錫抑己溫體仁亦方與東林為難遂相
聚合謀借崇煥以及龍錫因龍錫以及諸異己者乃
指崇煥為逆首龍錫等為逆黨更立一逆案與前案
偶謀既定欲發自兵部而尚書梁廷棟初自外僚入
既許之後憚帝英明不敢任而止乃止議龍錫大辟
決不待時且用夏言故事設殿西市以待帝以龍錫
無逆謀令長繫右中允黃道周上言曰舊史稱臺省
諸臣自劉瑾摧折後不敢言者十四年然大禮議起

抗疏廷爭不避鼎鑊未有大小收聲容默如今日者
也舊輔龍錫栲拳銀鐺搶首獄吏群臣相視啞無一
言書傳以來所未經見古不具論秦漢而下宰相有
犯坐請室不過數日自非大逆或裁或原人主未嘗
不為引疚今累輔所坐昏庸疎率為罪督攀染耳聞
臣適度邊事輕為附和此于鬼薪城且奚加乎且疆
場事最為難料聞臣以邊事坐誅後之聞臣必顧盼
躊躇不敢更任邊事邊臣得以瑕罅卸閣臣後邊臣
有事必撫閣臣片語為贄是使綸扉之上割邊境為
異域也自古宰相無大故而伏斧鑕者止漢劉屈氂

及本朝夏言耳今巷議謬悠謂殺景輔為文龍報讐
朝廷自為神人杼憤何嘗計一故弁然物情如此則
邊將必驕邊將志驕則閣臣權絀故殺一閣臣為文
龍報讐猶可為東江叛將劉興治樹幟則不可借一
閣臣為邊臣今日示前車則可為政府異日設後併
則不可且自陛下臨御以來輔臣負重譴者九人矣
一代之中有幾宰輔而挫折至此乎疏入忤旨責令
回奏者再明年正月復三疏入道周貶秩調外而帝
意亦為感動其夏五月大旱刑部尚書胡應台等乞
宥龍錫給事中劉斯珠總言之詔所司再讞讞入命

遣戍定海衛居戍所十二年兩遇赦不原其子請輸粟贖罪會周延儒再當國厄不行福王時始復官還里未幾卒年六十八

成基命字靖之大名人後避宣宗諱以字行萬曆三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歷司經局洗馬署國子監司業事天啟元年疏請幸學不先白政府執政者不悅令以原官還局遂請告歸尋起少詹事累官禮部右侍郎兼太子賓客改掌南京翰林院事六年魏忠賢以基命為楊漣同門生落職閑住崇禎元年起吏部左侍郎明年十月京師戒嚴基命請召還舊輔孫承

宗省一切浮議做嘉靖朝故事增設樞臣帝並可之
踰月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輔政庶吉士
金聲薦僧申甫為將帝令基命閱其所部兵極言不
可用果一戰而覆袁崇煥祖大壽入衛帝召見平臺
執崇煥屬吏大壽在旁股栗基命獨叩頭請慎重者
再帝曰慎重即因循何益基命復叩頭曰敵在城下
非他時比帝終不省大壽至軍即擁衆東潰時兵事
方棘基命數建白皆允行及解嚴召對文華殿帝言
法紀廢弛宜力振刷基命曰治道去太甚譬理亂絲
當覓其緒驟紛更益擾亂帝曰慢則糾之以猛何謂

紛更其後溫體仁益凜帝操切天下遂大亂三年二月工部主事李逢申劾基命謀脫崇煥罪故乞慎重基命求罷帝為貶逢申一秩李標去位基命遂為首輔與周延儒何如寵錢象坤共事至六月溫體仁吳宗達入體仁延儒最為帝所眷比而傾基命基命遂不安其位矣七月以恢復永平功與延儒等六人並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崇煥之議罪也基命病不入直錦衣張道濬以委卸劾之工部主事陸澄源疏繼上基命奏辨曰澄源謂臣嘗兩首廷推皆韓爌等欲藉以救崇煥當廷推時崇煥方倚任安知後

日之敗乃預謀救之其說祖逢申道濬不逐臣不止乞放歸帝慰留之卒三疏自引去基命性寬厚每事持大體兵部尚書梁廷棟將更總理馬世龍以撼樞輔承宗基命力調劑世龍卒收遵永功尚書張鳳翔喬允升韓繼思相繼下吏並為申理副都御史易應昌下詔獄以基命言改下法司御史李長春給事中杜齊芳坐事將置重典基命力救不聽長跪會極門言祖宗法真死罪猶三覆奏豈有詔獄一訊遽置極刑自辰至酉未起帝意解得遣戍逢申初劾基命後以砲炸下獄擬戍帝猶以為輕亦以基命言獲如擬

為首輔僅半載帝欲委政延儒遂為其黨所逐八年
卒贈少保謚文穆如寵字康侯桐城人父思鰲棲霞
知縣如寵舉萬曆二十六年進士天啟時歷官禮部
右侍郎協理詹事府五年正月廷推左侍郎魏廣微
言如寵與左光斗同里友善遂奪職閑住崇禎元年
召拜吏部右侍郎未至拜禮部尚書宗藩婚嫁命名
例請于朝貧者為部所稽自萬曆末至是積疏數千
有已死尚未名者用如寵請貧宗得嫁娶者六百餘
人明年冬京師戒嚴都人桀黠者請以私財聚衆助
官軍朝議壯之如寵力言其叵測不善用必啟內蒙

帝召問對如初帝出片紙示之則得之偵事與如寵
言合由是受知十二月命與周延儒錢象坤俱以本
官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輔政帝欲族崇煥以如寵言
解免籍其家得往來書一篋如寵請付閣中已而帝
問之對曰焚之矣累加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四年春副延儒總裁會試事竣即乞休疏九上乃
允陞辭陳惇大明作之道抵家復請時觀通鑑察古
今理亂忠佞語甚切六年延儒罷政體仁當為首輔
而延儒憾體仁排已謀起如寵如寵畏體仁六疏固
辭體仁遂為首輔如寵操行恬雅與物無競難進易

退世尤高之十四年卒福王時贈太保謚文端兄如
申官戶部郎中督餉遼東有清操軍士請復留二載
終浙江右布政使象坤字弘載會稽人萬曆二十九
年進士泰昌改元官少詹事直講筵講畢見中官王
安與執政議事即趨出安使人延入堅不可給事中
論織造語侵中貴詔予杖閣臣救不得象坤語葉向
高講筵面奏之乃免時行立枷法慘甚象坤率同列
爭熹宗惻然多所寬釋天啟中再遷禮部右侍郎兼
太子賓客向高辭位御史黃公輔慮象坤柄政請留
向高詆象坤甚力象坤遂辭去六年廷推南京禮部

尚書魏忠賢私人指為繆昌期黨落職閑住崇禎元年召拜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京師戒嚴條禦敵三策奉命登陴分守祁寒不懈帝覘知遂與如寵並相明年體仁入象坤其門生讓而處其下累進少保象坤在翰林時與龍錫謙益士升並負物望稱四錢及為相亦頗能自立四年御史水佳引連劾兵部尚書梁廷棟廷棟不待旨即奏辨廷棟故出象坤門佳引疑象坤泄之語侵象坤延儒以廷棟嘗發其私人贓罪惡之并惡象坤象坤遂五疏引疾去廷棟竟落職給事中吳執御傳朝佑稱象坤難進易退不當以門

生累不聽家居十年卒贈太保謚文貞

徐光啟字子先上海人萬曆三十五年舉鄉試第一
又七年成進士授庶吉士歷檢討贊善光啟初好聲
律善楷隸及西洋人利瑪竇入都光啟首從之學天
文曆算火器盡其術遂遍及兵機屯田鹽筴水利諸
要務為經世之學四十七年遼東四路師敗京師震
驚累疏請練兵自効神宗壯之超擢少詹事兼河南
道御史練兵通州監司副將咸受節制光啟乃列上
十議而時方急遼事所司不能給其求明年四月上
言曰臣奉敕練兵所見士馬孱弱器甲鈍朽部議遽

責以防守竭臣之愚與將士之力庶幾投石超距可
以圍守城池控扼險要必欲摧鋒克敵全資精甲利
器堅車健馬而今事事不可得乞敕所司厚給餉軍
資俾臣得博搜武健廣造器甲與車營騎營盡法訓
練不難摧長驅之鋒制狂逞之敵此而不效願服顯
刑當事乃稍給民兵戎械而竟不能盡從也其年九
月熹宗嗣位光啟復上言曰臣自二月受事迄今半
載博求謀勇叅佐扶藝材官挑取三營民兵因材受
任凡火器技擊以次服習漸覺精強次頒營陣規式
使知分合進退奇正之方若軍中所需悉皆給之再

一演習可成勝兵其如民兵原係烏合大半老弱今
教成者止得十之二三餘皆頑蠢法應簡汰若夫部
領之制去歲兵部議兵六萬故設總兵官三人後減
為二萬又多出援遼止存七千有奇而老弱居半留
者不過三四千止設一叅游足矣何事更設大帥即
臣之官亦宜裁去祈聖明俯允章下祈司令居職如
故天啟三年二月光啟重言之且乞還初服帝不許
遂移病求去得旨以少詹事協理府事光啟終以冒
進為嫌遂請告去無何遼陽破朝議召起之五月還
朝上言戰守必藉強兵強兵必資利器今之將士明

知以我予敵孰肯向前既不能戰便當嬰城自守夫
備火器待其來而挫之猶為中策奈何置砲城外委
以資敵反用攻城何城不克臣以為廣寧以東宜堅
壁清野如臣憑城用砲之說庶幾可守自遼瀋破大
小火砲悉為敵有我之長技與彼共之計惟多置西
洋大砲建立敵臺以臺護砲以砲護城萬全無患之
術也帝善其言仍議委任會與兵部尚書崔景榮議
不合御史丘兆麟劾之復移疾歸三年起故官旋擢
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明年還理部事又明年魏
忠賢勢大熾御史智鋌劾之落職閑住崇禎元年召

還仍協理府事充日講官二年正月復申練兵之說
請得壯士五千精加訓練躬履行間立効以報因及
前條陳諸疏帝即命取視未幾以左侍郎理部事其
冬京師戒嚴有詔訓練京軍光啟請錦衣吳孟明自
副及解嚴事亦止明年帝以國用不足敕廷臣獻屯
鹽良策光啟上言曰足國之計不在清屯在墾荒今
荒田彌望惟招狹鄉之民耕於寬鄉而已招誘之法
一虛一實虛者加文武空銜有墾田若干歲入若干
者予之爵實者報民入籍有墾田若干歲入若干者
聽子弟與童子試別入屯學凡科舉中式之類自為

一額不與州縣相侵如此則司農無絲毫之費而數年之後穀不可勝食矣議鹽法謂邊方之米豈不足歸咎于改折者非也今原額邊引何曾不納米豈于邊其折徵者後來加增餘科耳若欲以餘課之銀悉改邊方之本色則邊人大困行且無商并無軍矣今之病實在引壅引之所以壅者又在私販如淮南歲行八單舊額也乃生齒加多而行不及六單者何也則以私販故也會稽錄載御史楊選言兩淮竈戶可辦鹽三百萬引今官鹽歲額九十萬引而現行不足七十萬則官鹽行五分之一而私鹽居其四矣使私

鹽悉禁將一歲所入奚止如今日乎故目前良策惟嚴禁私鹽而已帝褒納之六月擢本部尚書仍協理府事時曆法疎謬有詔開局令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羅雅谷等以其法推算而光啟監督之其年成書數百卷賜名崇禎曆書語詳曆志五年五月命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與鄭以偉並命尋加太子太保光啟雅負經濟才有志用世及是柄用而年已老且周延儒溫體仁當政亦不能有所建白明年九月卒于官贈少保謚文定十四年帝追念之間其遺書其家上農政全書六十卷詔贈太保錄其孫為

中書舍人而令有司刊布

以偉字子器上饒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庶吉士
進檢討歷庶子少詹事泰昌元年擢禮部右侍郎十
一月署部事疏勸熹宗勤講學親郊廟因及籍田視
學諸大禮是月月有食之既又勸帝加意修刑克謹
天戒並優旨報聞天啟元年光宗附廟當祧憲宗太
常少卿洪文衡以睿宗不當入廟請祧奉玉芝宮以
偉白若爾是議改非議祧也力言不可乃已尋以左
侍郎協理詹事府為實錄副總裁先是萬曆時詞臣
多積資不遷及是當遷者衆而林居者又一時並起

乃悉擢尚書侍郎置之詹事府掌印者一人協理者多至二十餘人時人詫為異事四年冬以偉以疾請告去崇禎二年召拜禮部尚書仍協理府事五年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輔政以偉為人修潔自好性穎敏書過目不忘一時稱為博洽文章亦稱淵奧而票擬非其所長嘗曰吾讀書萬卷而窘於數行乃為後進所藐時章疏中有何况二字誤以為人名也擬旨令撫按提問帝駭改始悟自是詞臣為帝所輕有館員湏歷外僚之諭而閣臣亦不需用翰林矣以偉累疏乞休不允明年六月卒于官贈太子太保御

史言以偉光啟相繼告殂蓋棺之日囊無餘貲請優
加恤典愧天下之貪墨者帝納之乃謚文恪

錢士升字抑之嘉善人萬曆四十四年以殿試第一
人授翰林修撰天啟初謁假侍養四年進左中允不
赴尋丁母艱士升未第時顧憲成嘗延之家塾因與
高攀龍輩交至是魏忠賢黨列之東林同志錄中魏
大中趙南星被難並為營護同年生萬燝杖死恤其
家不以璫焰少沮時人義之崇禎元年起少詹事掌
南京翰林院明年召為詹事充實錄副總裁會座主
錢龍錫被逮送至江干即謝疾歸四年起南京禮部

右侍郎嘗祭告皇陵睹流亡載道疏請軫卹六年九月召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叅預機務初錢龍錫出獄周延儒詣之極言上怒甚輒救殊艱龍錫深德之未幾溫體仁至龍錫述延儒語且曰非公等力救安得再生體仁第曰上固不甚怒也聞者咸謂體仁誠直而譏延儒狡偽然特體仁之巧於擠延儒耳士升出龍錫門自是頗歸心體仁體仁黨唐世濟以士升為東林所附勸體仁急收之毋為他人用體仁果引與共政當是時次體仁者為吳宗達伴食而已士升未至帝復用王應熊付吾騶亦體仁所引自是

大權盡歸體仁無復有相齟齬者矣時帝以操切為政體仁復以刻薄佐之上下驚然八年三月士升上言曰臣幸際聖明每奉宸謨一詞莫贊然退而思維心口自語不免有疑而未安懷而未吐者謹齋沐積誠以獻臣聞帝王之道寬則得衆非一切縱舍之謂不剛不柔從容以和之謂也以今紀綱積弛貪欺成習救時無術誠不得不糾之以猛烈操切近於束濕摘伏幾於察淵無乃不寬歟法不期輕重期於服人固有蒲鞭示辱而人服者亦有殊死門誅而人不服者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高皇帝感其言

刑為之減則重法不足恃明矣臣聞南面臨民道在
行簡我皇上勤政恤民宵衣旰食居敬可為至矣乃
簿書繁牘之日稽諺誕猥雜之批荅無乃不簡歟夫
一日二日萬幾堯舜何嘗不兢兢業業而稱無為而治者
必歸焉若夫刺閭投籤太細似更而終不收厲精之
效則行簡與胥叢相去遠矣孔子之繫咸曰天下何
思何慮而以不逆詐不億不信先覺為賢蓋止水可
以鑑形虛谷可以傳籟人心惟虛而後能靜靜而後
能慮若意必一起疑慮橫生將懷誠者思嫌而自沮
巧遜者乘隙以相蒙心思愈勞欺蔽轉甚我太祖諭

朱善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多方不
可以智力禦惟誠心以待之我皇上天縱天明同符
聖祖靜觀坐照自無遁情又何欺蒙之足慮乎洪範
曰王道平平平之一言深可玩味蓋治天下莫患于
不平不平之患非必其極重也即矯枉稍過而所矯
之處還為不平之端如秦亡於孤立漢矯之盡封諸
王而卒釀六國之憂宋亂於熙豐元祐矯之盡更新
法而竟成紹興之禍向使當時損益適中末流必不
至此今用舍進退之間矯枉似已甚矣以皇上手握
太阿操縱不測可無過計然不可不防其漸也因作

寬簡虛平四箴以獻帝優旨報聞而意殊不懌也無
何武生李璉言致治在足國請搜括江南富戶充餉
士升惡之擬旨下刑部提問帝不許發改擬體仁曰
帝欲言路當以所擬太重耳遂輕擬以進士升曰此
亂本也當以去就爭之乃疏言臣惟流寇蔓延所在
蹂躪皇上憫生民憔悴懲吏治貪殘因陳啟新之言
擢至省闈豈真謂其言為確論哉毋亦借此以磨勵
縉紳動其愧懼耳乃比來借端倖進者實繁有徒然
未有如李璉之誕肆者疏內言縉紳豪右報名輸官而
欲行手實籍沒之法此衰世亂政載在史目不忍觀

者而敢陳於聖明之前小人無忌憚一至於此真所謂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不容於堯舜之世者也今天下自秦晉楚豫以及江北已無寧字未蠢動者獨江南數郡耳若此議一倡在在生心是使無賴亡命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為難海內之縉紳豪右富商大賈盡化而為窮民也不驅天下之民胥為流寇不止大亂之作必自此始矣或疑此輩為流賊心腹倡此橫議搖同人心則其包藏禍念寧直借端倖進已哉伏望皇上鑒臣血誠屏絕橫議毋使小人因陳啟新之進以言利窺朝廷則人心定亂萌消實宗社生靈至

幸疏入而進已下法司提問乃奉嚴旨譙讓詰以沽
名前疏已足毋庸汲汲蓋謂前四箴疏也士升惶懼
引罪乞休帝即許之初士升為體仁所引遂為之用
每體仁欲有所為必令其先發而已隨之如用謝陞
掌銓唐世濟秉憲皆體仁意也體仁之攻文震孟亦
引士升為證士升頗助之及體仁所欲既遂遂棄之
若遺時士升第士晉巡撫雲南以貪饒為部民吳鯤
化所訐體仁即擬嚴旨行勘將借以傾士升也命下
而士晉已歿事乃已至是兩疏忤旨遂去國士升初
負物望後為體仁所用幾見擯公議其去也天下稱

之國變後七年而終子杖舉人棟進士廣東僉事

文震孟字文起吳縣人待詔徵明曾孫也祖國子博士彭父銜輝府同知元發並有名行震孟早承家學年二十一舉于鄉積學砥行有盛名十赴會試至天啟二年始以殿試第一人授翰林修撰臚傳之日朝野歡呼慶得人是時天下多故而魏忠賢漸竊柄外廷應之數斥逐大臣震孟憤其年十月上勤政講學疏言今日事勢大可憂慮蹙地陷城無歲不有覆軍殺將所在特聞此真大小臣工卧薪嘗膽之日而因循格套粉飾虛文將使祖宗無缺之天下日銷月削

皆諸臣悞國以至于此非陛下獨奮精明大破常格以鼓舞豪傑之心發舒忠義之氣天下未不知所終也陛下昧爽臨朝寒暑靡輟於政雖勤而勤政之實未見也鴻臚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意則陛下之聰明何由開暢臣意祖宗之制唱六部則六部必當以次建白唱六科則六科必當以次白事職糾彈者糾彈職敷奏者敷奏陛下憑而聽焉與輔弼大臣面商而裁決焉不惟聖智日以明習即在廷百執事日精思於職守之內而各有奮心若僅僅揭帖一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周旋進反祇畢朝儀

安取此駕行豸繡腰玉橫金者為也經筵日講臨御
有期於學雖講而講學之實未見也侍臣進讀鋪敘
文辭第如蒙師之誦說無少開悟則陛下之睿智何
由周通臣聞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軍國
重事閭閻隱微無不諮詢故雖深居九重而情形畢
照懷奸挾詐既無竇可以自藏左右近習亦無緣可
以蒙蔽若僅僅尊嚴若神上下拱手精神不振提醒
不靈經傳典謨祇成故事安取此正笏垂紳展書簪
筆者為也陛下之神情既與群臣不相浹洽則退入
內廷而耳目所觸發德性所熏蒸自不越中涓常侍

之口彼帝王宏遠之規模豈若輩所能解于是無名
濫子有罪不誅危如山海而閹臣一出共偷安于無
事慘如黔圉而撫臣坐視竟嚴謹之莫施乃近日舉
動更有可異者總憲鄒元標行矣副憲馮從吾杜門
矣首揆冢宰亦相率請去矣此皆三朝愍遺一旦以
講學之故使不得安其位空人國以逐名賢有似偽
學之禁唐宋末季可為前鑒亦未有以明告我陛下
者耳尚書王紀削籍歸彌增品望策蹇出都人謂快
于馳驛破帽蒙頭人謂華于蟒玉今諸臣被道學之
名以去其責且甚于三公夫國家所以勵世作人者

惟此爵祿名號而至使角巾尊于冠冕此豈清平之
世所宜有哉邪風鼓煽國是混淆此尤隱伏之亂源
統祈陛下之洞察疏入忠賢大怒屏不即奏俟帝內
宴為偶人戲畢因進曰前日新狀元以偶人比萬歲
罪不可赦帝曰渠言云何對曰疏事所言傀儡即偶
人也帝曰何故比我若是對曰渠見聖躬短小上下
金臺皆奴輩扶持遂以相比不殺之無以示天下帝
領之一日講筵竣忠賢傳旨廷杖八十時首輔葉向
高在告次輔韓爌反覆力爭忠賢意不可回爌顧講
官曰此大事諸君共來一言於是侍郎鄭以偉盛以

弘俱為救解忠賢意少沮閣擬停俸一年內批貶二
秩調外言官交章論救向高言之尤力俱不納震孟
不赴調而歸六年冬坐鄉人顧同寅獄斥為民崇禎
改元將召用御史楊維垣誣以不簡力扼之無何召
為侍讀尋進左中允日講官三年春都城戒嚴一
時大臣多去國忠賢遺黨王永光輩日乘機報復順
天巡撫方大任遂希指力詆東林震孟憤抗疏力陳
其謬因言永光乘朝廷之倉猝謀番欽定之刑書陛
下因其衆毀衆惡悞信為無黨無偏執意其窺伺之
工機變之巧有出尋常思慮之外者今爪牙已布羽

翼已成深籌密算無非績崔魏之游魂斷高陽之正
脉進退用舍憑私逞臆曾有一念從君國起見乎方
今摧抑之餘士氣已盡即聖天子加意培養猶恐不
振何忍復興黨議必空人之國而後已哉帝時方眷
永光不報尋進左諭德掌司經局直講如故其年五
月復上疏曰臣見群小合謀必欲借邊才以翻逆案
雖聖意待之甚堅而奸黨圍之益急夫天下容有無
才悞事之君子必無懷忠報國之小人今有平生無
恥慘殺名賢之呂純如且藉真援而思辨雪消長剝
獲之閔甚可畏也文見王永光為六卿之長獨蒙眷

淫乃假竊威福倒置用舍無事不端而濟之以狠發
念必欺而飾之以朴機深計巧投無不中人皆知蘆
杞之奸邪而咸謂林甫之岸谷故以年例大典而變
亂祖制以考選盛舉而擯斥清才舉朝震恐莫敢訟
言臣下雷同豈國之福况今天步艱難流氛正熾未
小當視國如家除兇靈恥不當分門別戶引類呼朋此
臣一念孤忠根于天性九死不回者也疏入帝以殺
名賢及年例考選無所指令再陳震孟言殺名臣者
謂故吏部郎周順昌年例則抑吏科都給事中陳良
訓考選則擯中書舍人陳士奇潘有功是也且言純

如常語人曰冢宰不去此案必翻即永光與其私人
群聚而謀亦惟翻案一事故永光倡邊才之說而純
如辨寃之疏即繼之此非交關合謀之顯證耶當是
時永光勢窘結大奄王永祚為援謂士奇出姚希孟
之門震孟與希孟甥舅情篤故代出此疏帝疑之故
永光辨疏得溫旨而震孟以任情牽詆責之然群小
翻案之謀亦由是中沮震孟在講筵最為嚴正常講
君使臣以禮章反覆規諷帝即出尚書喬允升侍郎
胡世賞于獄一日進講見帝加足於膝上適講五子
之歌至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視帝足帝即以袖

掩之徐為引下上時稱為直講至是以忤權臣欲避
之出封益王便道旋里遂未復出五年即家擢右庶
子明年始入都又明年進少詹事先是光宗實錄已
成魏忠賢使其黨重修是非倒置震孟摘其尤謬者
數條疏請改正帝持御平臺召廷臣面議閣臣溫體
仁王應熊力持舊說遂不復改八年三月因賊犯皇
陵疏陳致亂之源謂陛下御極于乾綱解紐之後一
番振刷日月重光深得先甲之維新而後甲之丁寧
似稍畧焉戎己之際籍廢諸臣彙征連茹而謀國罔
効以致聖衷懷疑群邪伺隙沿至於今繆種滋長魁

魍魎聚於離明狐鼠縱橫于城社逆氣足以召逆妖
氛足以成妖此致亂之源也堂陛之地欺猜愈深朝
野之間剋削自甚縉紳感靡騁之懷士子嗟東濕之
困商旅怨咨萬民失業猶然全盛之規模忽見無聊
之景色此文致亂之源也邊事既壞修舉無謀兵不
精而日增餉隨兵而日益餉益則賦重賦重則刑繁
悲啼恸泣所不忍聞而有司惕功令之嚴不得不取
鵠形鳩面之赤子而笞之梏之使愁苦之氣上薄于
天寃痛之聲下徹於地此文致亂之源也盜賊四起
謂將徵兵而兵無紀律淫汙殺掠慘不可言所獲之

級半是良民所報之物毫無實績故民間有賊兵如
梳官兵如櫛之謠民安得不為盜盜安得不日增此
又致亂之源也具此亂源而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
公反躬省己一統之朝強分畛域加膝墜淵總由恩
怨試觀數年以來所謂振綱肅紀者何事推賢用能
者何人安內攘外者何道富國強兵者何策至今日
而廟社怨恫幽明胥痛諸臣之肉其足食乎此非痛
素盈朝可以塞責慰安一疏可以畢事也陛下宜奮
然一怒以安天下發哀痛之詔按失律之誅正悞國
之罪行撫綏之實政寬問閭之積逋先收人心以遏

寇盜保懾涕循寔得端心於撫字徐議財源之濬毋
徒竭澤而燕盡并患得患失之鄙夫廣集群策群力
以定亂國事庶有瘳乎帝優詔報之亦不能盡行也
故事講筵獨廢春秋帝以有禪治亂令擇人進講震
孟敬以春秋名家體仁慮其譏切時政或當帝意受
眷知故隱而不舉次輔錢士升指及之體仁佯驚曰
幾矣此大遂以名上及進講果大稱帝首震孟乃兩
疏辭獲不許六月帝將增置閣臣召廷臣數十人試
以票擬震孟以疾不入祭酒倪元璐無疾亦不入明
且命取姜逢元陳子壯張至發及震孟等九人履歷

又命廷推在籍者是時體仁方得疾在告帝以九月
二十六日特擢震孟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以
聞預政兩疏固辭不許先是閣臣被命即投刺司禮
太奄蕪致儀狀奄人亦以是報之震孟獨否掌司禮
者曹化淳故出王安啓下雅有意東林以震孟外邑
益安從子官中書者轉致震孟鄉人盛稱其嚮往之
意直曰若循例徑來外廷有事當為効命鄉人以語
震孟震孟曰竭奄人之力不遇使我不為執政耳庸
何傷卒不往化淳以為恥銜之震孟既入直體仁亦
稱疾愈體仁每擬旨必商之震孟有政必從震孟喜

語人曰溫公虛懷乃爾何云奸同官何吾驕曰此人
伏機最深胡可信震孟不以為然越十餘日體仁窺
其疎所擬不當輒令改不從徑自塗抹震孟大愠以
諸疏擲體仁前體仁亦不顧無何吏部尚書謝陞劾
都給事中許譽卿福建布政使申紹芳營求美缺語
侵震孟以紹芳為震孟懿親而譽卿則其同志也疏
下體仁擬殊干法紀當貶謫意以既干法紀罪不止
貶謫駁改即當重擬帝果發改遂擬譽卿為民紹芳
提問震孟爭之不得有憤言已而譽卿疏辨語侵體
仁體仁亦疏辨因述擬旨始末言陞疏初擬時同官

中有為譽卿密友者見殊干法紀語意甚不平次日
改擬諸臣畢集臣曰今當如何士升曰冢宰糾疏原
重餘皆無言少間臣又商之士升士升述同官吾驕
震孟謂當行勘或令回奏臣曰他人所糾令部院勘
之冢臣所糾更復誰勘且營求事冢臣聞見必真豈
言不足信更待回奏今惟擬削籍上憑聖斷而已震
盞見臣所擬拂然曰科道為民是天下極榮事夫陛
下所以勸懲天下者止此賞罰大權如震孟言是朝
廷之賞罰不足為勸懲也以股肱心膂之臣為此悖
理滅法之語臣不知其何心聞數日以來聚謀授革

欲為舉卿埃臣都實繁有徒但臣身可殺臣心不可
移也疏入帝責吾驕震孟徇私撓亂二人疏辨帝不
聽遂罷吾驕而震孟落職閒住方震孟之拜命也即
有旨召還諸邊鎮守內臣不知者遂歸功于震孟及
次輔王應熊之去在直者止震孟及張至發二人忌
者遂謂震孟實為之由是有新叅居功之譖帝意遂
移其在給廡止兩月爾震孟剛方貞介有古大臣風
扼於權奸不竟其用天下惜之歸甫半年會甥姚希
孟卒哭之慟越十五日亦卒廷臣屢請卹典不許十
五年始復故官十五年十月始贈禮部尚書賜祭葬

官其六子南渡時追諡文肅二子秉秉俱有學行秉
遭國變死於難

蔣德璟字申葆晉江人父先彥江西按察副使德璟
以天啟二年擢第授庶吉士歷編修侍講中允崇禎
六年副庶子丁進典試應天所舉士被黜八人坐錮
二級尋遷諭德庶子掌司經局事以母憂歸十一年
遷朝進少詹事嘗召對陳練兵練將法甚備又上饑
荒事宜十三年冬擢禮部右侍郎限田議起德璟言民
所自有也由無故奪之勢不可行今欲足食莫如務
農責粟痛懲游惰畿輔兩東河南江北土田聽民盡

力開墾三年不起科植桑棗修水利常平義倉悉輸
本色如此行之公私自足時不能用明年三月楊嗣
昌率於軍有詔議罪德璟議獨峻切且曰嗣昌倡聚
斂之議加勦餉三百萬又加練餉七百三十萬合之
舊派每歲增至二千三百萬致天下財竭民窮群起
為盜文隱匿失事虛飾首功誦經祝蝗貽笑海內宜
按仇鸞故事追正其罪不從時尚書林欲揖奉使南
都左侍郎王錫衮署部事一切典禮倚辦于德璟據
經守正無所詭隨十五年二月因祈穀耕籍諸禮告
歲偕同官請量除加派薦故侍郎陳子壯顧錫疇故

祭酒倪元璐文安之且曰罪臣黃道周半生孤苦子幼家貧萬里投荒深可軫念乞寬其永戍許以自新帝不為忤子壯等旋見錄用德璟博聞強識前代典章及本朝掌故無所不討習其于天下形勢九邊阨塞兵馬錢糧河漕屯牧鹽筴水利曆律刑法諸要務莫不晰其源流究其利弊文章亦敏捷嘗一日應閣中二十餘語敕文極典核見者歎異共以經濟期之其年六月廷推閣臣以德璟為首召對言邊臣須久任今薊督半載之內已更五人事將益廢帝曰不稱當更對曰樂其更之於後曷若慎之於初帝問天變

何由弭對曰天心止在民心上拯得百姓一分即弭
得天變一分近為加派所苦既加遼餉千餘萬復加
練餉七百萬民何以堪祖制三協止一督一撫一總
兵今增三督三撫六總兵又設副將數十人權不統
一何由制勝帝頷之首輔周廷儒亦嘗推薦遂擢禮
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黃景昉吳姓同入直適吏
部尚書李日宣等六人坐廷推事下獄德璟等抗疏
救之時廷儒與姓並為東林所擁戴又各樹門戶惟
德璟無所偏比廷儒嗜權利故其門多媚于姓尚節
氣故多偽士德璟好文章學問頗獎掖後進故一時

知名者多附焉性亦鯁直於帝前時有論諫如黃道周召用劉宗周免罪德璟力為多自是年六月以後詔書出其手者皆援古切今剴惻可誦九月以開封久被圍而諸將悉觀望不救自請飛騎督戰優詔不允明年四月進御覽備邊冊凡九邊十六鎮新舊兵食之數及屯鹽民運漕糧馬價悉志焉已進諸邊撫賞冊及御覽簡明冊帝嘉之令與戶部諸臣較勘大率諸邊士馬報戶部者甚多報兵部者甚少戶部但據冊給發而屯田鹽引民運每鎮少者數十萬多者百餘萬一聽邊臣自用而部中不問又天津從海道

輸薪遠歲計米穀三百萬惟倉場督臣及天津撫臣
司出入而部中亦不問德璟語部臣若各部運津運
各邊民運屯鹽通為計畫則餉何憂不足而加派之
新餉練餉亦皆可裁因復條為十事責部中登答部
臣不能盡釐帝亦不復致詰也一日召對帝語及練
兵德璟曰臣幼讀會典見高皇帝教練軍士一以弓
弩力鎗行賞罰此練軍法術所總小旗補役以鎗勝
負為陞降官舍比試必騎射精嫺方許襲替此練將
法蓋二百年無一兵至今方設兵帝悚然起聽又言
祖制各邊養軍並屯鹽民運三者原無京運之銀自

正統時始有數萬迄萬曆末亦止三百餘萬今則遠
餉練餉并舊餉計二千餘萬而兵反少於往時不知
何以耗盡至此又言今日衛所官軍尤為急務文皇
帝設京衛七十二計軍四十萬畿內八府軍二十八
萬又有中都大寧山東河南班軍十六萬春秋入京
操演深得居重馭輕之勢今皆虛冒不可勝詰且有
乘征討皆用衛所官軍彼有父母妻子與烏合者不
同自嘉靖末始募兵遂置軍不用以致加派日增軍
民兩困惟願憲章江祖修復舊制帝深然之然不能
行也其年九月詔發帑銀四十萬易米給軍時軍士

但欲得銀不願給米議者謂石折銀八錢公私胥隸
可省民間召買之擾戶部倪元璐面奏之德璟亦力
贊退復具揭為請而京商豪戶端以囤米召買為利
夤緣宦官竟格不行戶部不得已以一兩易一石而
價高米惡甚且銀與米俱空衆為太息十七年正月
帝聞平陽陷召見廷臣嘆曰朕非亡國之君事事皆
亡國之象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將何面
目現于地下朕願督師親決一戰即身死沙場亦無
所恨但死不瞑目遂痛哭首輔陳演請代帝曰卿南
人不可往德璟及魏藻德方岳貢丘瑜范景文俱請

代亦不從乃命李建泰曰卿西人辦西事朕所願也
戶部主事蔣臣請行鈔法言歲造三千萬貫一貫定
價一兩歲可得銀三千萬兩侍郎王鰲永亦極言可
行且曰初年造三千萬貫可代加派二千餘萬此後
歲造五千萬獲利無窮將金銀與土同價其言甚美
然實未可行帝特設內寶鈔局晝夜督造募商發賣
無一人應者京商騷然皆欲卷筭去德璟言民雖愚
誰肯以一釜買一紙帝曰洪武時何以可行德璟曰
高皇帝似亦以神道設教但當時止賞賜月俸用之
其餘兵餉亦未用也且民窮已極宜安靜以悅之帝

蘇聽局官嘗造鈔宜用桑穰二百萬斤舊例採之畿
輔山東河南浙江請分遣內臣往督五城御史言鈔
匠僅五百人尚少二千五百人議於畿內八郡多方
勾解德璟皆擬旨不允帝命改擬德璟極言不可行
且曰匠一人月費米一石銀三兩三千則所費不貲
恐得不償失況畿輔山東河南屢經兵燹桑已盡矣
安得有穰至浙西三郡地雖宜桑然驟責以四十萬
斤即盡括之亦不能足揭入帝留中後竟獲免先是
以軍儲不足歲食畿輔山東河南富戶給以時直令
買米益輸天津多至者萬民間大擾至是因召對德

環而陳其害帝即令擬諭罷之德環退復上疏極言
未言召買之苦人人知之所以不敢議停者以絡邊
也不知邊之將士視米豈如泥沙止欲得銀而已付
苦括內地之膏血填塞止之泥沙乎或謂召買十罷
邊卒且藉口脫中而實不然邊兵虛冒十無四五夫
抵克貪弁猾胥之索耳前見寧撫黎玉田疏減去米
豈四十餘萬石而未嘗告乏則推之他鎮可戒無疑
陛下誠求臣言但願召買一萬即免窮民數萬之費
目前救民第一急務萬不容緩聞職中鼓惑愚民皆
指加派而加派之苦莫甚召買臣不敢避禍不言帝

深納之二月帝以賊勢漸逼令群臣會議以二十三日奏聞時御史李邦華有密疏中云輔臣知而不救言試問之翌日帝手其疏問何事陳演以少詹事項煜東宮商選議對帝即取視默然德璟亦力贊之帝未答給事中先時亨追論練餉之害德璟擬旨向來聚餉小人倡為練餉致民窮禍結悞國良深帝不悅因召對詰曰卿言聚餉小人誰也德璟不敢斥言揚嗣昌但以故尚書李待問對帝曰朕非聚餉但欲練兵耳德璟曰陛下豈肯聚餉因既有舊餉五百萬新餉九百餘萬復增練餉七百五十萬當時部臣實

難辭責且所練兵馬安在薊督抽練四萬五千奈止
二萬五千保督抽練三萬今止二千五百保鎮抽練
一萬奈止二百若山永兵七萬八千薊密兵十萬昌
平兵四萬宣火山西及陝西三邊各二十餘萬六經
抽練將原額兵馬俱不復問并所抽亦未練徒增七
百餘萬之餉耳民安得不困帝曰今已并三餉為一
何必多言德璟曰戶部雖并為一州縣追比仍是三
餉帝震怒責以朋比德璟力辨諸輔臣為申救尚書
饒元璐以鈔餉係戶部職掌自引咎帝意稍解德璟
遽隱言臣聞近日邊臣每言兵馬皆以抽練之說抵

塞明旨而奎鎮新舊兵馬驟不言及是因有練餉而
兵馬反少也臣私心恨之又近日有司每借練餉之
名道化如然致死无困苦遇賊輒迎甚者未見賊先
迎雖三餉並急不止練餉而練餉尤急而又私心痛
必蓋至外無兵內無民且并無餉故推咎倡議之人
骨棘愚懇罪當萬死因引罪出直帝雖慰留旋罷練
餉而德璟竟以三月二日去位給事中汪惟效簡討
傳鼎銓等交章乞留魏藻德亦具疏懇請皆不允德
璟初聞山西被陷未敢輒行及知廷臣留已即辭朝
務寓外城無何都城陷乃得逸去六月福王嗣位南

崇咨之。大開自陳三罪固辭許還籍候召明年唐法
立於福州與何吾驕黃景昉並召又明年以足疾辭
九月事敗而沒

黃景昉亦晉江人天啟五年進士由庶吉歷編中
諭德庶子直日講崇禎十一年帝御經筵問講官用
人之道景昉言近日考選不公推官成勇朱天麟廉
能宿著仍不得預清華選刑部尚書鄭三俊四朝元
老至清無儔不當下吏久繫退復上章論之會講多
助為言三俊旋復釋勇等亦俱改官尋進步詹事嘗
因召對言近擬選監視中官高起潛關外輒聞警報

疑此中有隱情帝言既有隱情不妨密奏景昉對臣
家海濱見將藁每遇調發即報海警冀得復留觸類
而推其情自見帝領之十五年六月召對稱旨由詹
事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明年與德璟並加太
子少保改戶部尚書文淵閣操江故有文武二大臣
是年八月帝欲裁去文臣尚任誠意伯劉孔昭惠世
揚拜左副都御史久不至帝命削其籍景昉俱具揭
爭帝不悅遂連疏引去唐王嗣位召入直未幾復告
歸國變後家居十餘年而卒

吳姓字鹿友揚州興化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部

武始縣年少擅吏才舉卓異調晉江父服除起補濰
縣天啟二年徵授御史十月疏言秦藩一事先後降
旨至二十餘蔑祖宗之制褻綸誥之體長本藩凌肆
之漸生他藩疑貳之心一舉而四失備焉且今時事
多舛不止一端在陛下則出旨太褻行法太寬在臣
下則奉旨太輕視法太易如之何其可也因歷舉八
事以告帝採納焉尋以災異疏請修省停免加派并
旨奪俸與同官沈應時夏之令各建議毛文龍孤軍
海外接應為難宜撤還內地時魏忠賢竊權責三次
交通屬國洩事于外並條名輔臣葉向高等力救乃

也明年五月言今東西用兵兵餉交急乃主兵者不
籌餉主餉者不籌兵互相推委如某處請兵兵部不
問有餉無餉而增兵矣某處請餉戶部不問有兵無
兵而增餉矣故財已竭而兵部益兵不已民已窮而
兵部加賦不保一歲出入之額未見清釐諸邊增減
之數未經籌算悞國家而壞封疆莫甚於此宋臣范
鎮有言度支與樞密當互相關通今請倣此意令戶
兵二部通融商確計兵足餉計餉養兵並宜關通閣
臣使知兵餉之數孰急孰緩量入為出以制國用庶
精神貫通國事有賴因摘舉糜餉三事帝褒納之瑞

惠桂三王以莊田逋租訴于朝詔錦衣遣官往逮姓
言事甚細微下有司治之足矣何煩緹騎且王為新
人所惑不可聽信帝怒復停俸刑部尚書王紀先為
內官劉朝構陷至是朝以罪謫姓力頌紀賢乞召還
吏部因以原官請忠賢素惡紀嚴旨詰責將罪文選
諸郎賴輔臣力解獲免尋以終養歸姓之初入臺也
趨向未定吏部趙南星擬以年例出之姓乃薦方震
孺等道論崔文昇李可灼進藥不慎嘗試之說非可
施於君父遂得留後諫宦寺內操宜罷薦鄒元標馮
從吾文震孟諸人宜召還積與忠賢忤七年二月因

無例推舉遂削其籍崇禎改元言官交薦起故宦溫
體仁之訐幾謙益也周延儒頗助之姓恐帝即用三
人力言救下失典當就廷推中簡用不可輕信浮言
為所疑胥事竟停時失治忠賢黨又植京察姓言除
奸之法與考功之法不同此輩罪惡貫盈非考功法
所能盡請於察前先定其罪毋混入察典致有掛漏
時議寔之明年二月御史任贊化以劾溫體仁謫官
抗疏論救力詆王永光媚逆有據請賜罷斥皆不納
閏四月出按河南其冬京師戒嚴巡撫范景文提兵
戡衛姓即移駐磁州選將募士以固疆圉壯聲援南

陽安男子自稱光宗子熹宗弟誑惑民間有司捕獲之姓以聞詔即行戮自徐鴻儒倡亂後河南妖人假白蓮金禪之會煽誘愚民謂紫微星失道天下大亂遂聚衆稱王焚劫村落所在見告姓下令嚴保甲練鄉兵密行緝捕於是祥符臨隸鹿邑杞鄆陵柘城六縣及睢州各獲賊魁正法餘黨解散部內以寧疏請宋儒邵雍比程顥程頤例授世襲五經博士從之四年正月帝以延綏失飢盜賊蜂起命擇才能御史徃賑時姓已還朝命以瀕行奏陳擇守令嚴責成補監司酌緩急議安輯寬征求六事帝宥翁之姓以所

璿十萬金不足啟秦王勸論文武將吏及鄉緝富室
猶助得銀五萬粟麥二萬餘乃偕西安推官吏可法
等遍歷延安十九州縣拊循給賑且設策解散盜黨
軍民大悅是歲秦中有秋乃列上撫勦通糴事宜帝
即報可臨洮鞏昌地震壞廬舍損人畜疏請蠲免加
征亦報可明年即命巡按陝西首劾大將杜文煥殺
良冒功置之法風紀肅然其巡歷所至一以察吏安
民覈功罪靖盜亂為務一切陋習悉屏不行將
吏廢最則以城守堅完盜賊不犯為上考由是屬城
競燭烽火漸稀且數為民請命奏報軍中情形無所

掩飾帝亦知其足任奏無不允在陝二年聲績大著
六年擢大理右寺丞是時山西多寇先任巡撫六人
皆以罪去吏部侍郎張捷素惡姓謀藉此害之七年
九月廷推捷以姓名上帝召對稱旨即擢右僉都御
史以行姓慷慨受命歷陳防邊禦寇練兵恤民四難
及議兵議將議餉議用人四事帝悉納之既視事申
嚴紀律撫慰軍民甄別將吏號令一新賊之在陝西
河南者每冬月輒謀履冰渡河掠山西姓親歷河干
相地險易而分布士馬晝夜戒嚴無事則鑿冰遇警
則設伏以待賊嘗犯韓城抵河岸相持旬日矢石交

發賊不敢逼至歲餘姓語軍中曰今夕將士酣飲離
次恐為賊所乘蓋以嚴警是夕賊果至官軍寂然度
漸逼發砲擊之傷者甚衆賊乃退時姓衣不解帶者
半月自是連三歲賊無一騎潛渡濱河州縣二千里
籍以休息姓常屏驢從巡歷代州雁門諸處墩堡頽
敗無一動卒壯馬邊牆不及環堵軍械朽敝諸將僉
言自萬曆初年不復整理至今六七十年矣姓乃繪
圖上陳嚴督所司修築而力懲其侵牟無狀者半歲
而邊陲始可守八年四月上言晉民有三苦一苦於
鹵荒無計糊口則為盜二苦於追呼無力輸租則為

盜於苦於殺掠無策雖登則為盜三若不除盡人皆
盜矣臣嘗見數千家之邑竟日無炊烟其廬舍已蕩
為黃埃其田園已鞠為茂草問之則曰非死則逃且
盜耳臣欲招徠復業則曰彼逃且盜者逋賦多年承
其業則供其賦有死不敢耳其里甲稍存者司府催
徵兩下率責數年舊逋獲一逋戶若獲大敵敲之撲
之血肉已盡逋欠自如故三晉之民催科既無所施
徒鞠之於敲撲而已敲撲又無所施徒驅之於潢池
而已三晉之官者成既無所用徒束手以待叅罰而
叅罰又無所用徒灰心以待黜斥而已臣以為此

等之賦征之亦通與其征之而以空名斂怨曷若蠲
之以明朝廷德意乎且蠲之則反側有首丘之望田
廬有復反之期需之數年生聚如故徵之則逃者不
復歸歸者又復逃迫而為盜誰能禁之是徵之通無
窮期而蠲之通無幾時也三晉全境臣不敢槩為市
德舉其尤殘破者如河曲沁水二十五州縣當蠲
八年以前租平定武鄉十四州縣當蠲八年半租七
年以前舊租如此則化賊為民不復迫民為盜臣得
以收拾殘黎保合餘燼釋聖天子西顧憂帝感其言
教所司議行戶部請稅間架牲抗疏力言不可弗聽

其秋我

大清既平察哈爾國遂旋師掠朔州直抵忻代二州
守將出戰屢敗督師楊嗣昌遣副將自代州率兵往
偵亦敗走先後失亡士馬無算事聞姓鑄五級嗣昌
及吳同巡撫葉廷桂鑄三級俱戴罪視事九年春聞
喜稷山靈石絳縣及霍州大飢姓以聞中使齎金至
語姓曰上覽公疏傳諭各宮各捐所有賑之一日得
三萬益以御用二萬即時遣行上之愛民如此姓為
泣下立馳至其所分賑賑畢天大雨是年亦有秋其
冬部臣有山西開礦之議姓極陳五害乃寢巡撫張

孫振之劾袁繼成也姓力白繼成無罪盡發孫振贓
私孫振坐誦戍初山西失盜有三一曰賀宗漢一曰
劉浩然一曰高加計皆前撫臣戴君恩所撫優以月
餉處之石樓臨縣永寧之郊而三人擁衆結寨猖獗
自如鞋始至陽以好言撫慰而密圖之浩然果為其
黨所殺加計亦為叅將虎大威所殲宗漢聞之懼再
乞撫而反側如故為永寧叅將劉光祚所滅其他若
交城孟縣壽陽平定武鄉趙城霍州之土寇及沁源
臨縣之流寇皆次第討平境內寧謐十年九月謝病
歸復教防河平寇功累賜金進秩十一年二月起兵

部庶侍郎亦月兵部尚書楊嗣昌言今邊關戒嚴姓
及添注侍郎惠世揚久不至請改推帝怒遂落職閒
住十三年十二月用薦起故官帝幸學尊宋周程六
子為先賢姓請敕儒臣編輯六子全書頒之學宮詔
前明年十月命協理戎政時山東盜復劇請兵帝命
發京營五千往因召對問近日練兵選將如何姓奏
對俱稱旨諭姓具疏奏聞賜果餌拜謝而出其年冬
月擢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周燕儒之再相也舊
輔馮銓力為多延儒許復其冠帶及是銓以捐資賑
飢囑撫按題敘延儒即擬優旨亦戶部公議沸騰延

儒患之欲援姓共救一日延儒語及銓事姓唯唯退
召戶部尚書傅汝訓告以逆案不可翻其事遂寢延
儒始悟為姓所紿也延儒欲起張捷為南京右都御
史姓又力死並自是兩人愈不合姓居江北延儒居
江南各有黨與勢並盛而姓堅持清議力扶善類故
其名益高錦衣都督駱養性為延儒所引用姓以序
不應及獨謂不甘後帝召對語及諸司弊實姓言錦
衣尤甚宜清釐養性由是不悅姓十六年三月帝以
襄陽荊州承天達韶召對廷臣隕涕謂姓曰卿向歷
巖疆亦徃湖廣督師圖恢復姓請發勁兵假便宜以

孫靈帝其跡難言賊所在蹂躪大河以南無堅城孫
傳廷塚頭一戰精銳幾盡近因陷汝寧踞荆襄犯承
天衆號百萬有集舟師南下之謀江南震恐莫必且
夕說者謂賊不習舟楫不知荆襄逼處江濱一葦可
渡而江以南守備單弱水陸並窺不俟再議南都根
本重地何恃不恐故必先固江南然後可復江北則
武昌九江其衝要矣臣應取道金陵急取九江武昌
相機進止標下精兵須得三萬方可指麾諸鎮時帝
意重在湖北而姓所籌在江南覽之不悅留不下姓
請面對帝御文昭閣諭以所需兵多難以猝集南京

隔遠不必退守姓奏左良玉跋扈甚督師嗣昌九檄
徵兵一旅不發河南總督羸卒數千僅充輿從臣即
憑藉國靈不過仍如嗣昌而良玉退居漢江更有甚
於曩時若臣督領戰將自統精兵進可追勦勅寇退
可駕馭驕帥如僅張空券節制不行徒損威重耳南
京從襄陽順流而下窺伺甚易敢不兼顧非退守也
輔臣陳演言督師出則督撫之兵皆其兵姓不悅語
侵之言臣之請兵正為督撫無兵耳使臣出而仰面
強鎮束手待賊恐事機一失有不忍言者帝意始解
卽先生言是命兵部速議尚書張國維請以總兵唐

通兵五千馬科兵二千京營兵一千應文言此兵方
北征必俟敵退始可謂帝命姑俟之姓自是屢請帝
曰徐之敵退則兵自集卿獨往何益踰月周延儒出
督師朝受命夕啟行輔臣蔣德璟謂戶部倪元璐曰
軍欲吳公速行緩行相慰者試耳觀首輔疾趨可見
姓聞之曰無兵安往蓋帝意實欲姓先馳以繼之也
姓遠向久之讒言遂入五月以京城守禦功加太子
少保改戶部尚書文淵閣初姓奉命後孫傳庭將出
關帝以語姓姓言宜慎重毋信間謀墮敵計帝不以
為然姓嘗面請蠲湖廣田租謂民久困湯火微必不

應不如蠲史俾仁聲先路則安民即勦寇勝算帝亦
許之及奏入文留弗姓語同邑李清曰我日請兵兵
亦集若先出國門恐當事愈作秦越人視耳先兵部
所撥唐通兵陳演又請留云關門不可無備姓不得
已以五月辭朝先一日出勞從騎帝猶命中官賜銀
牌給賞越宿忽亦詔責其逗遛命輟行入直姓惶恐
兩疏引罪遂許致仕既行陳演及駱養性內外交構
帝怒益深至七月帝既親鞠吳昌時作色曰兩輔臣
負朕朕待延儒厚乃納賄行私罔知國法命姓督師
羅方廷緩為委卸地延儒被糾姓何獨無既而曰朕

雖言知終無糾之者本宜並速念國體所關錦衣衛可
宣來候旨姓扶疾入都救法司議罪十二月竟遣戍
金齒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馳疏力救不從明年行
次南康聞都城變也福王嗣位南京赦還復故秩去
月吏部尚書張慎言議召用為勲臣劉孔昭等所沮
不果國變後卒于家姓正色立朝操履無玷與鄭三
俊並負海內重望晚節皆不能死國頗為士論所譏
論曰崇禎十七年間時事固孔艱矣諸臣碌碌實亦
非匡濟才也當時君臣蹙額而計言練兵言籌餉言
用人選將空談聚訟有未得當乎震孟兩月給靡難

言措注李標以下并皆竊苟全冀圖幸免殆所謂具
臣者非與曠正人也臨老屈身見賊可不為辱乎德
璟當京城既陷宵遁而南姓受命督師遠巡不往皆
未能以身殉國偷生一時死兒女手生平之期許安
在乎莊烈固云輔臣負朕良不誣矣